

開

舟

車

必

携

中

選

時

良

品

說

第一輯上册

上海華書局印行

閒中話上冊

第一輯

目錄

高等人

馬路

西湖改裝

尤侗軼事(一)

尤侗逸事(三)

年羹堯逸事(二)

賈東西

金聖歎絕命詩

永和

某孝子

婦人三變

京師古蹟

蘇克拉第臨刑之名言

尤侗逸事(二)

年羹堯軼事(一)

劍仙

清稗

誤解淫字

逸老堂

清孝欽后軼事(一)

清孝欽后軼事(二)

拿翁後裔之式微

寶月樓

阿文成

世界吃煙國

疑案

曾文正公軼事(二)

曾文正公軼事(四)

罵妻

同治改元

詩能得妻

皮人

鮑忠壯軼事(二)

白席

戚繼光夫人

夢見周公

丁祭彈文

何梅谷

曾文正公軼事(一)

曾文正公軼事(三)

兩僧

三老

混堂

集四書聯

鮑忠壯軼事(一)

鮑忠壯軼事(三)

孔乙己

太后下嫁

祝知府

邗江某太史

氣候諺

小青墓

刻婦

生平惟有一分鐘幸福

小九

威爾遜零史

命不如他

黑米

六合達某

千歲人

馬掛

俞廉三

人世桃源

白蛇傳

答應

杜守田軼事

富丐

清后慈禧工試帖

京師戲園

疊字

赫德軼事

拾金不昧

對鏡詩

乞丐報恩

同文館

祀土地

慶兒

彭剛直軼事(二)

錢補履墓

題壁詩(二)

水磨溝

鑑湖

永樂大典

京師五鎮

二少婦

譎諫

唐伯虎之狂放

三毛

漁洋私諡

彭剛直軼事(一)

彭剛直軼事(三)

題壁詩(一)

題壁詩(三)

雙塔

語妙天下

合骨塚

二百二十萬元之橋

比王趣語

右台仙館筆記

左文襄軼事(一)

康德軼事

黑期白期

一分鐘織一毯之新機

詩媒

天眼通

指箭

近視眼(二)

生子

徐朗齋軼事

來文端

函二

開中話上冊目錄

國字諧談

左文襄軼事(二)

張孝達之長公子

南士

俞曲園

名謎

蔡錫中

近視眼(一)

笑判

松文清公軼事

波斯王之名言

張夫人

某布衣

九尺人骨

壹是記

湧金門賣字

顧亭林先生軼事(二)

顧亭林先生軼事(二)

握手

堂子

食人歎

逐客令

麵包地圖

楊爾緒

倡隨佳話

賭鬼

黃陶菴後裔

燒車御史

出對易

浴室銘

記鞭刑之試帖詩

滑稽賭約

相見禮之奇異

徐枋

火赤練

李闔軍師

袁簡齋軼事

唐時酒價

鄉愚(一)

鄉愚(二)

看小脚

五大天地

蒙古弈棋

白蓮教之支流

劉文定與裘文達

官侍蔽惑人主

十刹海

酒店之闊大

顧棟高

一個温大拉

文豪之奇癖

某中丞

昏君

寶漢茶寮

李秀成感事詩

王成孝

滿洲親貴

笄重光

八俠

吳季清

姤花歌

芋芳韌

許秋巖

紐約女子

王鐵珊軼事

朱道人

范承謨百苦詩

不解

世界之奇鐘(一)

世界之奇鐘(二)

丁小疋

者個

龍么妹歌

蔡乃煌軼事

貴福

賤種

女子之禿頭

安重根軼事

連書樵二子

神回

于式枚

世界之奇鐘(二)

里諺似樂府

酒保

張文和公軼事

人壽短少之原因

左宜之

規規矩矩

失婢詩

直吹橫吹

銀瓶井亭

以五等封易一翎

喪中成婚

德人迷信

電學家之煙癮

得勝廟

愛國歌

茹素延年

來懋齋軼事

端月

木生

廖季平

詠雪詩

某申

洋先生傳

新婦遺溺詩

營卒趙某妻

續對

茶竈尿甕

陳淑華

雙蝶亭

烏大經

爲百姓哭

邵小村

齊次風

省肥皂錢

丐夢

閒中話上冊目錄

理財

名聯

王文端公

說部亦有所本

朱元璋軼事

講書

明眼

秦檜身後之報

徐班侯

調戲

老馬求售

哭兒詩

糊塗叟

蛟

風土詩

古骨

鄒一桂軼事

集芳班

薦妾

趙松雪小詞

沈葆楨軼事

不走而飛之人種

劍客

黃仲弢

秀才過科歲考

虎與龜

張某之饗養

閒中話上冊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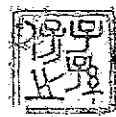
高等人

昔有一身子極胖大之某教官。頗留心新學。講究改良。聞新到學憲。亦極講新學。初謁見。稱學憲爲高等人。學憲大怒。以爲有心侮己。某教官卽逡巡謝曰。高等人明見。晚生以爲中國幾千年來。連用字都多欠穩切。極應改良。故如今大學。已改爲高等學。緣學問之道。祇有高等階級。並無所謂闊大者。卽如目前。憲臺身子。比晚生身子並不大。不過憲臺官階。比晚生官階高一等耳。故對憲臺。不稱大人而稱高等人。

婦人三變

婦女少時。與父不若與母之親。既嫁與夫親。一變也。中年與夫不若與兒女親。二變也。兒長娶婦。則與女親。而與子若婦漸殺其親矣。三變也。

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辦新政。聞西洋有馬路。卽欲仿照舉辦。然又聞外洋街道寬闊。中築馬路。兩邊以石路廂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間街道狹隘。礙難開闢。後聞南京武昌業經舉行。民亦稱便。遂決意辦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購洋式馬車。出門拜客。皆乘馬車。不用肩輿。亦覺甚適意焉。一日。有某道臺之子。在馬路上馳馬。忽於人叢中衝倒一老嫗。幾斃命。行路人皆爲不平。道臺之子。停馬鞭。指而罵曰。撫臺築此路。本要給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馬路。你們混帳百姓。敢占了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懲辦。已算你們造化。還敢同我理論呢。有一鄉人應曰。哎。噫。大少爺。如此說來。如今中國惟有官同馬有路走。我們百姓都沒有路走了。後某中丞得聞此事。遂卽停辦馬路。並不坐馬車出門拜客。仍乘肩輿。韋蘇州詩云。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謂難得矣。

京師古蹟

京師古蹟中最著者。齊化門外東嶽廟。月臺東首。有遼教碑。爲趙孟頫書。字體完好。沙窩門外東南里許。有架松。枝長。以木架之。數以百計。其蔭可二畝許。蒼翠可挹。彰儀門

大街萬豐糧店有古槐樹。質僅存其半。蒼翠依然。西單牌樓北某銅鋪。亦有槐樹一株。半在牆內。高出屋頂。樹身中尙含一大石。亦數百年物也。左安門外東南三里許。有十里河。每歲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日。游人甚多。榆樹林在南下窪。繡綺橋在海甸。正西六里許。天甯寺在彰義門外西北里許。寺中有大銅佛像及石塔。相傳係晉朝物。清雅可遊。或云。該寺石塔無日影。亦異事也。廣安門外南二里許。有南河泡。四面皆水。中有陸地。構屋數間。長松細柳。左右圍列。幽蔭非常。夏日都人多宴會於此。推窗遠視。湖水清漪。荷花蕩漾。壁間題句。多擬之爲西湖。良有以也。近年修築鐵道。將湖隔斷。水面既小。游人亦稀。無復當時車水馬龍之盛矣。

西湖改裝

杭州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也。語本白坭西湖賦。近則湖上水田。半爲賈胡別業。金銀麤糞之氣。逼入。未免湖山失色。有人改東坡語曰。欲把西湖比西子。而今西子改西裝。

蘇克拉第臨刑之名言

蘇克拉第爲希臘大儒。歐人崇拜之。不啻東方之孔子。後爲人所陷害。幽於縲綬。臨刑。監吏脫其械。將送之於刑場。蘇克拉第坐於衆犯人中。以手磨擦脚上所受之械痕。覺苦痛退而快樂生。乃曰。快樂與痛苦爲輪番繼至之物。二者不能獨有。亦不能獨無。

尤侗逸事(一)

滿清開國時。達哈噉與有功焉。厥後專權放恣。輿論譁然。聖祖恒優容之。又滿洲親王貝勒。都喜唱戲。某日供奉掖庭。交通宦寺。爲人賄買官缺。尤侗病焉。因作聯曰。『世界小梨園。率帝王師相爲傀儡。二十四史。演成一部傳奇。』佛門大養濟。收鰥寡孤獨爲丘尼。億萬千人。遍受十方供給。』聯聞於聖祖。召侗入大內。詢以出處。侗曰。梨園小天。地。虞長孺語也。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陳眉公語也。上默然。

尤侗逸事(二)

尤感於女室。搆消渴疾。經年不瘳。仁廟時爲皇世子。命內豎饋藥餌焉。尤作啓謝之曰。臣風月膏肓。煙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文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菊共紅花相映。猥云小草。錫以上方。月宮桂杵。竊是姮

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譚。半七神樓。頓醒驚天之夢。肺腑銘篆。羊叔子豈有醜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謹啓。仁廟得書。見贈之芍藥。及月宮白洞等句。以爲大不敬。言於世祖。將加罪焉。世祖笑曰。文人之文。興到筆隨。豈能有所顧忌。尤侗乃勝國遺逸。殺之不祥。仁廟默然。

尤侗逸事(二)

李姬名香。秣陵教坊女也。母曰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姬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彞尤亟稱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盡得其音節。然不輕發也。嘗一日者。故開府田仰以金三百鎰邀姬一見。開府向兒事魏闈者。又姬嘗以他事獲罪。阮懷甯。至是喟然嘆曰。田公甯異於阮公乎。峻却之。卒不往。姬與歸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方域與陳處士札曰。昨域歸來。有人倚闌私語。謂足下與域至契。既知此舉。必在河亭凝望。翼月落星隱。少申夙諾。不意足下誘李君處作薄倖十郎也。一則一夜徬徨。失却十年相知。羅袖拂衣。又誰信此盛遇乎。域卽冒受法太過之嫌。然有意外之逢。此卽至誠之報也。足下表章自是不藏善之

美。其實天王明聖。不介而孚。遭際如此。臣願畢矣。今日雅集。亟欲過談。而香姬盛怒。足下。謂昨日乘其作主。而私讎十郎。堅不可解。則域雖欲過從。恐與人臣無私交之義。未。有當也。玩此書詞。姬生平風訊爾爾。

年羹堯軼事(一)

年大將軍羹堯。有幼時業師汪某。台州人。將軍貴。汪某已前卒。家甚貧。其妻命其子某。跋涉至西陲。謁將軍求官。子年二十餘。頗愚魯。至西陲。投逆旅。逆旅中人視其稚樸。且寒索以下等舍宇處之。某亦安焉。翌日。某詢年大將軍府何在。逆旅中人共驚異。主人自來問淵源。某爲具述之。主人大恐。立啓精室。絢爛非素所覩。某自揣身無節資。不敢居此。主人固請居焉。曰。苟大將軍知客官不居此。主人且得重罪。自是供給豐腆。並奉資恣其用。某初往大將軍府。投刺不得見。繼往復不見。歸頗愧歎。主人曲爲解慰。勸之投函。音息復邈。不覺怨望。主人亦色沮。苛守月餘。資斧盡竭。積耗旅資且數十金矣。一日。數弁皆三品冠。持大將軍名刺。云傳見某。某即隨往至府。則自門以入。夾道兵衛。劍戟交。某心膽俱落。勉強至大將軍前。匍匐不敢發一語。將軍面若含怒。厲聲曰。吾以

爲吾師子必早騰達。乃若猶爾。已負吾師。復不在家侍奉若母。而來求官。官豈官若耶。吾亦無所資爾。卽命侍衛導交藩司押送回籍。某不覺懊喪欲絕。悲憤中來。及抵藩署。藩司已降階恭迎。盛宴在堂。是夕歸逆旅。陳設愈燦。臬司以次。亦復爭相款宴。贈賻無算。某乃喜出意外。流連既畢。藩乃命二更相伴返浙。甫抵里門。土木命煥。則本州知府已爲鳩工次第。一如富豪。乃知大將軍方接某刺時。已命人賚萬金。囑知府爲經紀矣。復已探得某愚魯不堪爲官。故作狡獪以絕其望也。

年羹堯軼事(二)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溝。(淤泥深坑也。清語云爾)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蓋番人方倚此爲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賊巢。又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卽寂。年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雲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年雖跋扈不臣。羅大譴。其兵法之靈變。

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

劍仙

某年崇文書院有肄業生某者。貌清癯。若不勝衣。來是一傲簾外無長物。每晨卽他去。不知所往。午夜則聞其跼聲雷動矣。與人殊落落。衆疑之。私啓其簾。復無餘物。一劍僅尺餘。光芒照室成白。若微游者。乃知劍仙。懼而覆蓋安置如常。一日斜暉掛樹。淡月依人。數生共散步柳陰。某忽飄蕭而至。衆訝其歸之早。近而敬之。某曰。僕久溷羣公之側。明日當歸省老母。是以早歸。一點檢傲簾耳。衆曰。與君聚首。良復寡時。歸修溫清。何敢尼君。然君寶簾中一青萍。何畏人耶。某笑謝曰。僕固知某日某時公等曾發吾簾。然嚮所以不言者。恐致疑耳。僕少學劍術。稍明擊刺。愛茲山水。暫息萍蹤。何慮亦動羣公之知。衆曰。君果劍仙矣。然人生蓬轉。交臂易失。幸託同舍。敢求一試仙術可乎。某謝術淺。衆固強之。乃出劍。詢衆曰。聊以楊枝爲戲。幸擇欲中者。衆指第三樹。高殆十丈許。曰。其中杪某枝可乎。某曰。諾。卽見劍飛而上。斬某枝。循徊而下。枝未抵地。劍已入手。某卽別衆。自歸臥舍。是夜不聞跼聲。微明視之。戶闔如故。人劍俱杳。

買東西

一日明武宗微行。見某大臣持籃而來。帝問曰。卿何往。某舉首見帝。不遑擇詞。銳然而對曰。買東西。帝笑曰。南北亦可買乎。某知失言。惶恐言曰。東西者。東方屬木。西方屬金。均能置諸籃內。若以北方之水納之。則清流自矢。一無所染。尙無損害之可言。至於南方之火。則此籃立成焦枯矣。總之南北已屬水火。無同容於此籃之餘地。以擊破壞者焉。帝喜曰。卿可爲善於言辨也。

清裨

清康熙親征準噶爾。師還。次歸化城。躬自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享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笛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箏。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因賜以酒。使奏技。應聲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嗚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兮。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兮。奈若何。遂伏地謝。上大笑。手書以告太子。

金聖歎絕命詩

金聖歎先生。前清之一代才人也。其文章詞賦。流播海內者。早已膾炙人口。茲錄其臨

難時之口賦七絕一章。可以想見先生之博學矣。詩曰：天公喪母地丁憂。萬里江山盡白頭。其時因天雪故云。明日太陽來作弔家家。簷下淚珠流。

誤解淫字

有某學究。嘗爲生徒解釋淫字。曰：淫者婦人之大病也。後一生以母病數日不至。某問之。對曰：母方淫耳。某大駭異。更詢以情。知患病也。怒欲笞之。生以前所聞對。某正其誤而釋之。

永和

古婁楊古蘊先生。名宿也。有金石癖。一日行田野間。見一枯井。井圍石上有字跡。諦視之。則永和二字也。筆意近二晉六朝風致。石質亦佳。乃向村人索售。村人曰：此石能值幾何。先生愛之。攜去可矣。先生出洋二元。村人欣然爲之負送。途問曰：此石有何佳處。先生曰：此係晉代永和年古物也。村人笑曰：先生誤矣。此井爲我父永和所掘。自書一字。使石工刻之。豈古物哉。先生始恍然自失焉。

逸老堂

明末禮部尙書錢謙益鼎革後。歸命滿清。復襲舊職。猶靦然自號遺民。眞第一等無聊小人也。晚年大營第宅。自題宴客之室曰逸老堂。有少年於夜間榜一聯於其楹。云逸居無效則近。老而不死是爲。

某孝子

三十年前。有一孝子者。忘其姓氏。孝子以雍頭爲業。事母有至性。母死。事之如生。以母平生所喜飲食者。備書於竹籤。日於靈座前再拜挈籤。如所書辦置。葬於西湖。復廬墓久之。每雷雨。則循墓逡巡。

清孝欽后軼事(一)

某公督粵。孝欽后諭令求全翠宮簪。某公極意選材。製成奉獻。不愜孝欽之意。謂有微瑕。令須再選。某公默喻其旨。乃馳獻十萬金。祈別使採辦。遂並原簪收用。

清孝欽后軼事(二)

清孝欽后晚年。好人貢獻。自軍機以下。月必有呈。而太監索宮門費。往往昂過其物價。上時有資中涓。因亦奢求。一食品亦索數十金。故軍機大臣雖年俸四五萬金。不足供。

需索之資。

白席

北方民家遇吉凶事。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啗之。白席者以爲韓魏公作官多年。於官禮必熟。遂唱言資政吃荔支。請衆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卻荔支。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之一笑。惡發者。猶言怒也。

拿翁後裔之式微

拿破崙以一世之雄。聲威震於歐陸。然及其失政以後。孤島坐困。狀況幾極可憐。有自美國遊歷歸者。言舊金山企李街二千九百三十三號樓中之居者。卽拿破崙之後裔也。蓋自拿破崙被逮。其家人因懼禍及。多潛易名氏。遁而之他。至今未有知者。近則此樓中人。有名約翰加頓者。臥病垂死。乃歷舉其身世以告人。蓋約翰加頓者。實拿破崙最少之子所假託之名氏也。自遁至金門以來。生子及孫。已三世矣。門衰祚落。生計已艱窘不堪。以啞啞叱咤之雄。乃不能庇一愛子。亦可悲矣。

戚繼光夫人

大將軍戚繼光。其夫人威猛。特暢軍機。常分麾下。佐公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卽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恚。而妬亦天生。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於曲房通別室。其扉牆磚。巧於合維。見牆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卽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士。踰重牆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跌跪逆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卽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箠撻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姬絕。令篋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意。何忍爲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爲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

寶月樓

新華門者。前清寶月樓之舊址。俗名爲望家樓。與街南回回營之高樞相對峙。清高宗爲香妃而建也。香妃本回部某王妃。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名盛一時。傳入中土。高宗微聞之。征西域時。將軍兆惠陛辭。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回疆平。兆惠仰承意旨。以香妃歸京師。密疏奏聞。上大喜。授意沿途地方官護視起居。供張優異。慮以風霜損顏色。兼恐其自戕也。到京居之西苑。一切儀節。視貴妃。妃居恒鬱鬱不樂。每思故鄉。潸然涕下。上思有以悅之。乃於苑中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如西域式。復密召其父母至京。居於回回營。因格於體制。妃不克回家省視。遂爲之建是樓。取名寶月。復命其父母於所居亦建一樓。與寶月樓相對峙。以便香妃登樓省視其父母之顏色。迄今已近二百年。回回營故居已成荒墟。而其樓仍巍然獨存。遺趾可攷。相傳寶月樓中懸有女像一幅。卽香妃小照。現已不知有無矣。

夢見周公

某塾師善睡。一日睡覺。某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日日晝寢。誠哉朽木不可彫也。師曰。否。

特夢見周公耳。某弟子固素黠。次日亦倚几而眠。師見呼醒而責之曰。童子晝寢。竟置功課於何地耶。曰亦夢見周公也。師怒甚。盛氣而言曰。周公有何言。速語我。某弟子笑爾曰。周公言。昨未與師遇耳。無別說也。

阿文成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乎漂沒。咸詫爲神奇。公曰。我有何異哉。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

丁祭彈文

丁祭既畢。諸生有爭取祭物者。滁州劉某戲作彈文。揭於明倫堂之壁。曰。天將晚。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餓宰。

世界吃煙國

世界吃煙之國。以和蘭爲第一。彼國民每年一人平均消費煙草百溫司。其次比利士。

國。每年一人八十溫司。其次土耳其。每年一人七十溫司。其次美人。每年一人六十溫司。再其次爲德法西班牙意大利諸國人。均無差等。最少者爲英國人。每人平均不過二十三溫司而已。

何梅谷

前清光緒時。有何梅谷者。其夫人垂老好佛。自晨自夕。必口誦觀世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則恐貽士林笑。一日。呼夫人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夫人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徐答曰。呼汝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被汝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夫人頓時大悟。遂止。不再誦觀世音菩薩矣。

疑案

清乾隆時。山東邱縣鄉民。家向溫飽。有一子。娶婦。貌頗佳。逾半年歸寧。既匝月。子控衛往接。拒婦家約二十餘里。半途經古墓下。樹木虧蔽。相傳有妖。婦入叢莽洩焉。夫控驢以待。少頃。婦出。所着褲本絳色。忽易藍色。心疑一時目眩。未之詰。察其神情蒼憫。亦異。平時抵家。乘閒語父。父曰。安得有此。並置不問。翁媪故與子對房居。晚飯畢。以子婦遠。

道初歸。促令早息。夜半。翁媪望子舍。尙有燈光。竊意何事復起。旋聞拍拍聲。似鳥鼓翼。繼而淒然一聲。如怪鷗怒號。破窗飛去。急起視。窗開。子破腹死於牀。婦失所在。箱篋牀帳並完好。惟少一護褥布單。官驗邏察。絕無端緒。於是闕傳某村婦爲妖攝去矣。閱數年。有少年科目新蒞任。細閱案卷。惜曰。此姦殺也。妖攝婦不必死其夫。卽殺矣。豈能持刀剖腹。且攝布單胡爲。遂拘兩造。重加鞫問。有村民無故外出久不歸者否。婦父言。有某村某戚。出已數年。問在案前乎。案後乎。云約略同時。令曰。盜在此矣。乃拘戚之父母。細問。平日出游。何處最熟。遣役隨往。縱跡。至清江浦。見一婦當壚。酷似女。須臾。夫至。果某戚也。拘解歸訊。蓋婦素與戚姦。道出塚間。借作疑陣。爲劫殺遠竄之計。是夕先啓戶出婦。而已作破窗飛逝狀。以示怪異。布單血污。不類妖噬。故捲之而去也。世間姦謀百出。未有如此案之詭秘者。

曾文正公軼事(一)

曾文正公生時。其太夫人夢一蟒蟠屈梁間。驚寤。生公。相傳公有癩疾。每夕必命侍婢搔背。落痂臥薦。輒腥惡刺鼻。及文正公薨於兩江總督任所。是夕秦淮河居人共見一

巨蟒衝北而逝。方相怪詫。翌日聞總督薨矣。

曾文正公軼事(二)

六朝金粉之遺。祇賸秦淮一灣水。遠明季馬湘蘭李香君輩出。風情色藝。傾動才流。迄今讀板橋之記。畫舫之錄。紙墨間猶留馨逸。自兵燹十年。而一片歡場。又復鞠爲茂草矣。金陵克復後數月。畫船簫鼓。漸次萌芽。時六安涂廉訪守郡。亟飛牒縣厲禁。次日謁曾文正公。公笑謂曰。聞秦淮河燈船。尙落落如曙星。吾昔計偕過此。千艘梭織。笙歌徹宵。詢承平樂事也。又次日。公先約幕府諸君。買棹游覽。並令江甯上元二邑。令設席款太守。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麇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聞信來歸。遂大有丰昌氣象。公眞知政體哉。

曾文正公軼事(三)

近世士大夫。名稱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語也。江忠烈公忠源。初謁公於京邸。既別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衆訴其言之不倫。後十餘年。忠烈果自領偏師。戰功甚偉。嗣殉難廬州。公東征時。滬上乞師。公奏請以合肥李公。

赴滬。而以參將程忠烈公學啓。臨發。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樞。不去口。君去亦國樞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李公至滬。由下游進兵。自青浦崑山轉戰至江蘇行省。拔名城。殲大憝。雖嘗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獨推忠烈功爲淮軍諸將最。其聲威殊不出張忠武下。嗣克嘉興。先登中槍。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與忠武同。蓋昇平之際。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義精神所感。誠至明生。文正儒臣。豈有相人術哉。嗚呼。洵天人矣。

（曾文正公軼事（四））

曾文正以三甲檢討出身。生平以爲第一恨事。有言及者。輒自怫鬱。一日。與幕中諸鄉人飲。座客某以懼妾聞。文正戲之曰。我有一聯。請君屬對。聯曰。代如夫人洗腳。客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文正大慚恚。如某客者。亦可謂謔矣。

兩僧

常州天寧寺兩僧。忘其名。一在顛門。一在額際。各受刀傷痕。一有異而詢其巔末者。僧歎曰。吾輩少年皆亡命徒。同黨五六人。自恃齊力。橫行山東道上。猶記在某處。見有轎

車六乘。露宿荒野。團團圍繞。停作圓陣形。地上所置。皆黃白物也。視其中。虛無一人。余等心動。夜既深。天色昏黑。乃擇黨中矯健者二人。首先躍入。久之。杳無聲息。心知有異。然猶不忍遽釋。乃各戒備相約。入圍後。脫有響者。卽退出。於是吾兩人亦次第入。詎足甫履地。而首已着物。幸速逃。得不死。究不知敵在何處也。嗣是而後。始知世間多能者。吾輩伎倆。徒自取禍而已。乃相與懺悔。剃度爲僧。自入此寺後。復遇一異事。言之益滋恐怖。蓋寺中正殿頂。夙有古銅葫蘆一。相傳已數千年物。至寶也。某日忽於方丈室。獲一匿名書。言將遣人來取是物。方丈乃集僧衆。日夕守備。如是者三閱月。分寸無所損。以爲相安無事矣。然方丈殷殷誥誡。仍不稍懈。且加備焉。一夕風雨大作。方丈復告衆僧曰。今夜勿得睡。倘有所失。速報我。明晨視之。則寶已化爲烏有矣。衆僧稟方丈後。欲推一武藝冠全寺者。往追以覘其異。方丈許之。卽指示方向。命吾兩人往。瀕行戒曰。追及後。設其人以兩手抱葫蘆者。方可與爭。脫係一手。宜速歸。勿輕校。慎之。旣就道。約行三四日。果見一人在前。手執是寶。且行且舞。若彈丸然。乃不敢動。歸告方丈。笑頷之。吾等至此。始知方丈亦非常人也。

罵妻

有某甲者。一日設筵。濟濟盈堂。甲於客前大罵妻曰。向來作事。總總不合。且無端罵我。眞屬可惡。此後不準。有客勸曰。夫妻之道。有事不合。必須靜中警誡。不宜當衆怒罵。恐水性婦人。不能忍辱。或致輕生也。甲曰。弟久欲罵伊一場。可恨未有機會。今逢人多。弟故壯膽罵幾句。若弟獨自一人。斷不敢輕犯也。

三老

東坡志林嘗有三老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桑田時。吾輒下一籌。邇來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趣哉三老之言也。然而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同治改元

清文宗崩。穆宗初立。肅順等擅政。改元祺祥。及肅順等伏辜。詔改明年爲同治元年。雖以法祖爲義。陰寓東西兩宮垂簾並政之意也。

混堂

杭州謂沐浴處曰混堂。按明史職官志有混堂司。宦者職。掌沐浴之事。

詩能得妻

馬沐祖尹京日。有士人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到官。勸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試題。爲踰東家牆樓處。子士人操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寓心樓。謝礪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柔。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個擅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士高作柳。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嫖人是馬公。

集四書聯

柴植貴州人。曾任常德知府。有賢聲。後遷至瀾江鹽運司。爲鹽政全德所陷。服大辟。有人集四書句一聯云。『柴也愚。無罪而就死地。是謂過矣。』德之賊不仁。而在高位。亦曰殆哉。』

皮人

巴黎愛司德路。建一天主堂。周圍二百餘里。門前鐘樓。高矗雲際。一切陳設。皆極新奇。

前門立一橡皮人。內設機關。有人撞門。則機關擊動。自能舉手開門。點首迎客。其皮色及身材。皆與真人無異。所著之衣帽。亦按時更易。故凡初見者。或與爲禮。或與通問姓名。蓋皆莫知其爲橡皮人也。其尤奇者。近有一賊行竊於堂。將由大門逸出。忽見橡皮人大驚。急委所竊物於地。狂奔而去。聞者粲然。亦異聞矣。

鮑忠壯軼事（一）

鮑忠壯超未貴時。貧甚。典其妻於人。後起家卒伍。歷經戰陣。至攻克江甯。勳名大著。乃贖妻歸。甚畏閨人有所求。得夫人一言。無不從也。（郎潛一筆紀羅忠勇典妻事同）

鮑忠壯軼事（二）

忠壯頗敬幕府文士。有某先生者。在幕府。尤得信重。一日。忠壯提筆欲作字。久思無所得。僅書一門字。而反戶直筆不右波。某先生啓曰。門字右欠一鈎。忠壯怒指廳事門而掌其頰曰。若試觀門下可有鈎耶。適壁上懸曾文正聯。中有門字。某先生乃指而言曰。曾文正寫門字亦有鈎。忠壯顧視果然。卽仆地三叩頭曰。先生恕吾武人。蓋忠壯平生最信服文正也。

鮑忠壯逸事(三)

忠壯起家伍卒。不識文義。被困某處時。令幕府草檄。求救於曾文正。幕府方歷叙被圍情形。提督卒奪其筆曰。一刻千金。尙容若構思耶。卽取得性旗。於鮑字外加圈數圍。投裨將持去。文正得之。驚曰。鮑老子被圍急矣。卽發兵赴援。

孔乙己

某甲製秤爲業。其後遂稱富有。某年大興土木。擬構一書齋。央友題名。友爲之擬三字。曰『孔乙己』。其人不解。友曰。此燈虎中之象格也。非惟可書爲匾額。抑且可借作招牌。

千歲人

有往婆羅洲開墾者。僱一土人工作。見其鬚髮皓白。叩其年。以千歲對。又問其歷日若何。始知月圓一度卽增一歲云。

太后下嫁

清世祖太后下嫁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張蒼水詩所謂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也。聞當時百官賀表。出錢蒙叟筆。藏虞山瞿良耜大令處。亦修史者所必資矣。

馬褂

馬褂在前清初年。惟營兵衣之。至康熙之末。富家子爲此服者。衆以爲怪。甚有爲俚句嘲之者。至雍正間。服者漸衆。今則無人不。服。卿儼亦效之。游行街市。應接賓客。不煩更衣。習俗移人。顧如其易也。

祝知府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甯王府有鶴。爲民犬咬死。府校訟之。云鶴掛金牌。乃吾王賜。祝公判曰。鶴雖掛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曰。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俞廉三

俞巡撫廉三罷而再召也。年且七十。久敷外官。復臥家二三年。既入朝。兩宮垂詢久。不勝拜蹠之苦。詔起則腿已麻木。亟不能興。氣復上喘。孝欽指檯而謂之曰。汝扶著起來。竟不能興。復命太監掖之。

邗江某太史

邗江某太史。作秀才時。與某將軍某守令九人。約爲兄弟。共暱一妓。妓於衆中獨識太史。非凡品。推心置腹。送客留髡。并助資裝。獲登卿舉。明年成進士。太史走函馳報。索二千金。爲都中布署。妓固自矜。喜出非常。解囊予之。安排偕老矣。乃美人金盡。上客名成。從此蕭郎特翻新局。妓猶多方以諒之。曠日以待之。建封未死。先扁燕子之樓。永叔未孤。已畫蒼幃之款。十年不字。五指供炊。泊太史奉諱還鄉。妓始攜雛踵門求見。太史於是鄙一飯千金之報。肆郎君行馬之威。執送有司。予以遞解。大德不報。太史有焉。見樂其樂齋日記。

人世桃源

高涼西北境。距城二百餘里。皆重巒疊嶂。峭削萬仞。樹林陰翳。中間一洞。廣不知其幾十里。四面絕壁。圍繞如環。然中有一村。名郎韶。無路可通。遂與外人間隔。村中物產豐饒。惟乏鹽食。故常出近市買鹽。其人騰蹕如猿猴。雖岩巉壁立。可攀援上下。時有鹽販欲隨之同往。抵山麓。見彼超躍先登。乃畏怯卻步。自厓而反。後有販以健捷名。強僭攀躋。至危處。倩村人負之。乃得前行。脚踏趾破。則又翼之。復行一二十里。豁然開朗。土地

平曠。屋宇儼然。阡陌交通。中有良田。美池桑麻之屬。煙火相接。雞犬相聞。牛羊滿岡。禾黍蔽野。其間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樸素。童孺歌於途。班白遊於隴。並蕭然自得。養蠶種豆。女織男耕。有皇古之風。四時天氣。皆如三四月候。百花開放。半不知名。亦時聞書聲。不知其所讀何書也。村人各延販子至家。設酒食款待。販子本蜀人。窺其地可開鹽井。遂率村人依蜀法穿井。教以熬煎。果得鹽。村人深德之。留住半年。乃辭去。厚贈之。遂送出山。依稀髣髴。迥非向路。峻嶒百折。皆藉扶持。既出。僵臥數日。爲人一一言所見。歷述其履險苦狀。遂不復有問津者。而村人亦不復出云。始知桃源本在人世。但無有知之者耳。

氣候諺

冬至後九九氣候田家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一作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蒼蠅噪屋椽。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一作兩邊推）八九七十二。貓狗眠窖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仙里塵談。夏至後亦有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

如密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一作爭向路頭宿)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階前鳴促織。(一作家家打炭擊)豹隱紀談作二俱范石湖語。

白蛇傳

章叔虎搜神祕覽云。杭州雷峯庵廣慈大師。星霜八十有五。戒行清潔。時人所欽。重有孫來章秀才者。其妻素凌虐積惡。左右鞭笞無虛日。一夕卒。家人旦夕如事生。忽見一蛇。有雙眉。類婦人。據椅盤屈。若有歆饗之意。莫不驚懼。遂擲棄他所。孫君因夢其妻告曰。我以生平不能遵守婦德。已化爲蛇矣。何忍遽見棄耶。今爲岐人所役。幸以青銅贖我。仍於雷峯庵廣慈大師處精修佛事。則我可以離此。免諸苦惱。既醒。如所言。佛事將畢。遂放於雷峯道傍。一夕復夢曰。我已往生矣。乃元豐五年之春也。然則俗有所謂白蛇傳全本。此而更易顛倒之。許仙即孫秀才。法海即廣慈大師。青蛇殆因青銅之言而幻之。初以爲自明相傳。而不知其遠出宋代也。

小青墓

杭州西湖之孤山有馮小青墓。墓後又有菊香墓。陸次雲湖壖雜記。謂皆子虛烏有之類。宋長白柳亭詩話。謂小青傳乃其友人吳某所爲。其無是人明矣。然在當時。已有人信其真者。殆如王舜卿僞造天祿閣外史。而焦弱侯選入東漢文。好奇則易受給也。

答應

杭州凡雇轎夫。必有一人投帖承攬。謂之答應。又通名僕曰當差。曰長隨。按答應當差。長隨之名。均見明史職官志。宦者職也。

刻婦

越之臯坪有王姓者。續娶一婦。撫前妻兩稚子。陽如己出。而恆以管吹兒穀道。一刻許。不數月。二子俱死。踰年婦病。爲鬼所憑。自言其狀。王乃出之。先是鄰人率夜聞兒呼云。請阿母先吹阿弟。音殊危苦。莫測其由。至是乃知兒腹脹悶。乞緩須臾也。是可哀己。

杜守田軼事

清室自康熙間理密太子廢立後。不再立太子。或賢或長或愛。至時由上親書一名條。藏之金篋。用黃綾包裹封固。懸諸太和殿屋棟上。俟皇上下行後。由近支王公貝勒及

顧問大臣取拆。恭閱某名。卽以某人繼位。蓋聖祖鑒於立儲之流弊。法至善也。相傳宣宗暮年。最愛恭忠親王。頗屬意。授以大位。又以文宗居長。且無失德。躊躇不能決。故金篋內之名條。屢欲書而不果。時濱州杜守田方在上書房行走。授文宗讀。窺知上意思。擁戴文宗。以建大勳。而苦無良策。一日。上命諸皇子於南苑校獵。文宗循故事至師傳處請假。詢以何往。以奉命校獵對。守田見左右無一人。乃耳語文宗曰。阿哥今日至團塲。但作壁上觀。萬勿發一鎗一矢。並嚴戒從人。不得捕一生物。復命後。上如詢及。卽對以時方春暘。萬物孳生。實不忍戕鳥獸之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與諸弟較弓馬一日之長。阿哥卽以此對。必大契上心。一生榮瘁所關。在此數語。阿哥牢記勿忘。文宗至團塲。如所屬行之。是日恭王所得禽獸最多。顧盼自喜。待者侍立。問其故。文宗謂吾今日不適。不願馳驅耳。復命。文宗無所獲。上詢之。卽對以守田所教。上大悅。謂其得君人之度。而金篋書名之議。乃決。宣宗大行。文宗卽位。晉守田爲協辦。未及正綸磨而遽薨。文宗聞訃大痛。予諡文正。酬其擁戴勛。守田可謂善於措詞。能見其大矣。

生平惟有一分鐘幸福

奧國披爾士伯爵。富且貴者也。渠對人言。生在富貴中七十年。日日勞心勞力。其快樂無事。心中及喜悅者。舉生惟有一分鐘。時人叩其故。答曰。一爲年二十四從維也納得大學博士學位時。凡半分鐘。一爲向吾妻求婚蒙其允許。俯接一吻時。凡半分鐘。合之乃一分鐘也。

富丐

歐西風俗。凡人死無親屬者。則由官爲之收殮。並爲易新衣。美國有一丐死。警察報官收殮。丐遺言囑勿以新衣收殮。官怪之。故欲與易。甫舉手脫故衣。怪手觸處。卽聞有聲。發而視之。悉鈔票焉。計其數。乃十餘萬元。因籍以入官。

小九

豫章洪玉父。黃山谷之甥。有侍兒小九。知書。能爲玉父檢閱。甚愛之。嘗月夜携登滕王閣。玉父賦詩云。桃花亂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洲。後因兵亂失之。玉父悵悵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爲將雙淚到南洲。已而玉父復尋得之。

清后慈禧工試帖

嘗聞之老居都門者言。清后慈禧。頗工試帖詩。同治乙丑會試詩題。蘆筍生時柳絮飛。后擬作云。南浦篙三尺。東風笛一聲。荻聲連夜雨。萍跡故鄉情。又同治癸酉考差詩題。爲江南江北青山多。后擬作云。雨後螺深淺。風前雁往還。舍連春水泛。山雜夏雲間。薄切工雅。居然館閣體製。

威爾遜零史

美國新總統威爾遜。前曾至多太度省哥林埠。寄寓旅館。忽有一無名氏婦人。年約四十餘。衣服炫耀。狀極珍貴。亦不知其由何處而來。同館執宿偵探。以形跡可疑。遽前止問之。言語支吾。搜其懷中。得書信數十封。詞意秘密。不可解。日記簿一冊。所書者非世界普通文字。並有威氏相片一方。紙幣數百。快刀兩把。手槍一支。蓋女刺客也。

京師戲園

京師戲園雖多。但其建築。實不及滬漢之精美。光線不佳。面積又狹。且大柱林立。礙人眼簾。頗不便於視聽。其最奇者。則入門不必買票。隨意起坐。雖人積如山。先後付價。看

坐者頗能一目了然。絲毫不亂。但每有好座。雖無人先定。亦必假貼紙條。書某宅字樣。以欺觀者。實則欲留與熟主顧。以便多要茶資。故都人嘲之云。入門齊喚這邊熊。空座隨憑自己挑。最是桌頭容易賣。絕無人貼也黏條。非久留京者。不知也。

命不如他

明良記云。明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廚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窗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疊字

古人之字。有分其名字之半者。如宋關詠字永言。謝翱字皋羽。明傅恕字如心。劉侗字同人之類。又有疊字者。如閩爾梅字古古是也。

黑米

江南太湖縣。歲饑。饑於山中得黑米。不知何年代窖藏地中者。縣延數山趾。不可勝計。全活窮民無算。大吏入告。並以米進。上作詩紀其事。函少許藏之。米中邊緒黑而不朽。腐猶有味。婺源戴秀才冕家。嘗於圃中治地。亦得黑米數石。云以治隔症。無不效者。

赫德軼事

總稅務司赫德。居京久。常衣滿清制服。延翰院名公課其子。其子亦能作八股試帖。工小楷。欲援朝鮮人金簡之例。納監應試。當路以國體攸關。竟不許。以爲任何喪師失地之事。皆可惟命。惟此天朝名器。則不可以假人耳。詎知赫德此舉。非以爲榮。而效馬可波羅故事也。馬可波羅者。意大利之威內薩人。少隨父由康士坦丁。越士爾。其斯丹。得至蒙古。見元世祖於大都。通蒙古文漢文。應試得舉。歷仕江浙諸路。頗見寵任。年老放歸。國人敬之。以其首通東方故也。光緒甲午。萬壽覃恩。赫德亦請領誥軸。故事遇覃恩。各官請領誥軸。其製詞悉抄襲陳文。依樣謄寫。千篇一律。赫德事由內閣典籍廳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該衙門特派章京撰擬。咨廳呈堂閱發。發交誥敕房繕給。此創例也。

六合達某

六合達某。乾隆時人。以拳勇與甘風池齊名。會邑中來一拳師。鬻藝於市場中。豎旗一大書曰。足踢黃河兩岸。拳打南北二京。達思敗之。而慮不勝。乃密計以綾爲襪。着靴。亦

以綾爲之。既往。求較藝。其人拳法精甚。竟不得間。移時。達騰一足去。其人接之以手。達急改足。則綾襪着綾靴裏滑出。祇空靴持其人手內。還足一踢。而拳師死矣。由是名益噪。嘗乘馬行山東道上。遇一小兒。蓋少婦行其前。少婦叱兒曰。達爺來矣。胡不避讓。兒隨手將車端起。移避路傍。達大驚異。比暮抵宿茅店內。其主人出。卽晝中所遇少婦也。各默會不言。翌晨。達取錢償店值。數錢桌上。以手按覆。錢皆嵌入桌上。少婦前以手掌拍案。錢皆迸出。徐取而一一數入竹筒。則皆立釘於筒底矣。達大服而去。在山東爲捕十餘年。後以盲目歸故里。自云。奉命至某寨捕盜。寨之前峭壁雙峙。僅有一谷可通。谷中守衛大百頭。入者無幸。達縱連環步。以掌擊殺九十餘頭。餘者始散去。復前進。見石級百數十。盡其前。最高處有人相招。達聳身上。則寨中人已設筵相待矣。席上進菜。皆以匕首。達受之以口。而斷其刃。更進糕。糕中裹鐵釘無數。達含達壁一噴。釘皆着壁上。主席乃首肯。命廚下火夫隨去。覆命。達無奈偕之。自後門出。後門以石爲之。重可千觔。所謂火夫者。以雙手取移。達乃得過。旣覆命。遂自將兩目揉盲。不敢再執此役矣。顧威名猶震於鄉里。一日偕其幼姪至城外茶肆品茗。聞道上有鈴鐸聲。命其姪出視。曰。若

但向驅騾人乞其鞭可耳。他勿受也。姪如言。驅騾人怒曰。若何人。曰。吾達某姪也。驚曰。達某猶在乎。吾固願見。姪乃導見達。談移時。語多不能解。別時解背上草履一贈達。既去。迫視。則草履中瑟瑟者皆金葉也。驅騾人蓋大盜云。

拾金不昧

前清乾隆間。有賣菜者。每晨擔菜售之。得錢以養母。一日。拾得遺金一封。歸而遺其母。發之內書四十五兩。母駭而卻之。曰。汝一窶人子耳。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什伯之不祥。且彼遺金者。或有主。遺鞭韉矣。逮至其處。適遺金者還尋覓。乃還之。其人得金。卽馳去。市人怪其弗謝也。阻之。令分金酬賣菜者。其人不允。論曰。予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市人大譁。適有司遇而訊之。詳。怒賣菜者。鞭之五。乃發金。謂遺金者曰。汝金固五十兩。今書明四十五兩。非汝金矣。以授賣菜者。曰。汝今安得吾鞭。以是給汝。爾母所謂不祥。驗矣。速持去。一市稱快。

對鏡詩

袁隨園孫女紫卿。于歸後三日。對鏡詩曰。曉起窗。前整鬢。畫眉深淺入時難。鏡中似。

我。疑。非。我。幾。度。徘徊。不。忍。看。情。致。佳。絕。不。媿。爲。袁。公。孫。女。

譎諫

美國富豪韋林氏。性嗜名畫。特請德國著名畫師德萊君。繪成大小長方十六幅。以爲傳家之寶。及畫師逝世。韋益以此十六畫爲無價之珍。什襲藏之。不輕示人。去年十一月二十九號。爲其母設輓日。韋氏特將名畫懸於中堂。以炫其寶物之多。詎其僕收理時。偶因不慎。破損其一。韋氏大惡。唾罵之不已。縛擊之不已。餓罰之。餓罰之不已。甚欲致之死地而後已。時有一僕在旁。慨然謂韋林曰。僕能修之。韋然之。僕乘機取其餘十五畫盡碎之。韋氏怒髮上指。厲聲詰問其故。僕從容答曰。主人之畫誠可貴。今一僕偶壞其一。主人便欲致其死命。吾恐繼之而死者。將尙有十五人也。心良不忍。故願犧牲一人之性命以代之。韋聞之。爽然自失。乃恕兩僕。盡釋之。世人傳爲美談。

乞丐報恩

鎮江之變。有鹽商支翁者。家擁鉅貲。而循謹仁慈。絕無豪富氣習。平日以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厚。有求無弗應者。每月朔望。必大張酒飯。以款之。傳各盡歡而散。及亂。紳富遷

避者悉被秀民劫奪。甚至肩擔背負。十無一存。支翁檢集輜重。將携婦孺輩避往江西。有秀民數十爲羣。約於臨發時要而劫之。支聞其事。欲止不可。欲請官彈壓。又苦弗及。突有乞丐三百餘人。攘臂登門。支益懼。不知所爲。伺之。則與菜民相鬪。此衆彼寡。驅逐殆盡。乃俟支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支感之。欲謝以金。衆曰。領公厚惠於平日。則可。受公一錢於今日。則不可。卒不受。

唐伯虎之狂放

唐伯虎既廢棄。有句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放。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時胥口一簑烟。又曰。綠烟。烟。兩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所自用。一印章。文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干場。其放浪類多如此。

同文館

同文館者。聘西人爲教授。凡中國搢紳至齊民家。聰穎子弟。均許投牒赴館。學習天文。數學。造船製器諸法。月有課。歲有會。其尤雋異者。優其廩餼。獎以清秩。蓋宦途之終南。

也。當創議初。樞府諸公。擬選閣部翰林院五六品以下官送館肄業。御史張咸藻疏奏。謂天文等學。宜令欽天監五品正天文生。掣究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考校。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奏入。樞臣堅持初議。時倭文端公方以首揆掌院。偶有違言。遂疑倭公迂闊。沮大計。迺奏派公充同文館大臣。公策蹇蒞任。忽墮馬。以足疾請假。而部院庶僚。亦自以下喬遷谷爲恥。迄今十餘年。尙無儒衣冠入館者。嗚呼。倭公誠理學名儒。狂瀾砥柱。在樞廷諸老。或亦深思熟計。志在自強哉。

三毛

清康熙間。蕭山毛西河奇齡。錢唐毛稚黃先舒。遂安毛會侯際。可俱以文章雄長東南壇坫。時海內謂之語曰。文中三豪。浙中三毛。

祀土地

有數處祀土地者。必於門前席地爲龕。粵東亦然。郎七修類稿。謂明太祖徵時。至一酒肆。適座已滿。太祖卽撤置土地偶像於地。而據其龕。太祖去。肆人復奉還之。夜夢土地神告曰。皇帝命坐地上。請卽復我地上。然則殆有所祖與。

漁洋私諡

漁洋先生以詩鳴海內。而風骨亦自不可及。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以金箋立幅請於先生。欲得一詩侑觴。時先生未大顯貴。怫然曰。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也。遂力辭之。先生沒後。門人私諡爲文介。洵不愧云。見柳南隨筆。其後乾隆間特旨易名文簡。而私諡無人復舉矣。

慶兒

清嘉慶二十四年。甘肅虧空事發。被逮者六人。有兩人在刑部監追。限滿。爲饑家所訐。已正法。其二虧項甚鉅。尙須監追。中有兩人。亦將限滿。時韓桂齡先生爲大司寇。憫其因公那移。思欲極之。而躊躇無計。不得已。代出知單。囑同官作集腋之舉。初意不過得數千金。以爲展限計耳。是日適值某處公讞。軒冕畢至。演劇正酣。桂齡先生即將此意遍告同人。時有小伶慶兒。給事左右。聞之。白於衆曰。某雖賤伶。頗知向義。聞此善舉。不揣冒昧。亦願少助微絲。請以五百金附後。不識大人們肯鑒此微情否。語畢。卽命管班人取銀呈上。衆曰。不意汝有此俠腸。吾輩又當何如。遂各慨然解囊。卽有瑟縮者。亦以

慶兒故。皆竭力資助。頃刻間。已足兩人虧數。遂脫於難。從此慶兒之名。大振都下。皆以得見爲幸。孰謂若輩中無人哉。第此伶雖爲豪俠。然非桂船先生一片婆心。有以感動之。恐亦未必遽能得此也。

彭剛直軼事(一)

彭剛直公以欽差巡江至皖。時合肥李肅毅方勢盛。猶子某素散法。時出奪人財物。妻女。官不敢問。一日。奪某鄉民妻去。鄉民詣剛直訴之。剛直留鄉民。而命吏以刺邀某至。出鄉民謂某曰。此人告若奪其妻。有之乎。某自恃勢盛。直應曰。然。剛直大怒。命笞之。無算。而府縣官皆至。悚息哀求。剛直不聽。俄撫藩俱以刺至。請見。剛直命延接。而陰囑吏曰。趣斫之。巡撫足甫登舟。而吏持頭來繳令矣。剛直乃移肅毅伯書曰。令姪實壞公家聲。想亦公所恨也。吾已爲公處置訖矣。肅毅復書謝之。

彭剛直軼事(二)

剛直衣服樸質。類村叟。一奚奴隨之。亦村童也。一日。過石門灣。石門灣故大鎮。亦往來孔道。有水師管帶駐焉。時夕黃昏。公命奚奴候於鎮外。自憩於茶寮。寮中每夜有說文

書者。鎮人羣集聽之。正中一座。管帶席。他人所不敢僭。公卽據其座。寮主人勸其移他處。公婉謝之曰。俟某大人至。吾當謹避之耳。此刻無妨也。主人不得已而諄囑之。公謹諾。俄而二弁昇大燈籠。導管帶至。坐客莫不避席。主人卽趣公。公不聽。管帶視公大怒。曰。何物村人。不識老爺。大膽據吾座。二弁者亦大聲嗥叱。公徐徙他座。蟄伏無言。管帶猶餘怒未息。坐客莫不悚息爲公懼。俄而公潛去。立召管帶。管帶至。則適所斥坐上村人也。匍匐如死人。公略叱曰。一管帶威福至此耶。命斬之。闔鎮無不駭然。

彭剛直軼事(三)

剛直以水師克復小姑山。凱旋後。摩崖題句云。書生揮指戰。船來江上旌。旗一色。開十萬雄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儒將風流。令人羨絕。

錢補履墓

蘇州虎邱有錢補履墓。其人名近仁。以補履爲業。嗜讀書。通知古今事。吳中士大夫。稱爲補履先生。汪稼門廉使樹墓碣以表之。見吳江周鶴立匏葉庵詩注。

題壁詩(一)

雄縣旅店壁間有武陵十五齡難女三詩。和者甚衆。詩云：小盈盈翡翠中，那堪多難泣。城窮不禁弱質成，囚繫衣自瓏珊首自蓬。垂垂紺髮未瓜期，錦帳羅幃夢已稀。魂化杜鵑應有日，壁間先寫斷腸詩。一絲殘息自淹淹，淚落衣裳血色鮮。設計禿毫空寫怨，有心人見定相憐。

題壁詩(二)

丙午之歲，江南大荒，流亡殆盡。有姑嫂二人，不知何許人，且不知其姓氏。乞食吳門，題詩寺壁二首。其一：「已自塗抹僅留一首云：蕭然行李此經過，只爲年荒受折磨。踏破綉鞋穿竹徑，吹殘雲鬢入風渦。叩門乞食推恩少，仰面求人忍辱多。欲賦歸與歸未得，夕陽回首淚滂沱。讀之愴然欲絕。婦人能詩，其亦窮而後工乎。」

題壁詩(三)

新嘉驛壁間有詩三首，係婦人手筆。句頗淒涼。詩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終日如同虎豹遊，含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流作話頭。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

詩成。千淚垂。

水磨溝

水磨溝在迪化城東北十里許。泉水奔湧。四時常流。冬日山嶺積雪。成銀世界。而水清瀦綠。自饒別致。聲浚浚而色青青。幾忘何地何時矣。其水力甚大。四季相同。官家利用水力。設鎗砲貨幣製造廠於此。民間亦多設水力磨於此者。故俗名水磨溝。前清革公載瀾因而點綴之。建一斗亭。盼雲軒。笑濤亭等。游覽者多題詠焉。

雙塔

雙塔在迪化府西關外。一建於福壽山（俗名妖魔山）一建於紅山。山皆奇峻。壁立如削。相隔三里許。望若拱揖者。俗傳二山爲夫婦。將來必合爲一。故建二塔用以厭勝。

鑑湖

鑑湖在迪化府西關外。湖中有閣。爲前清張侍郎蔭桓所建。周重翠柳。外有長河及石戈壁。盛夏清涼。居之忘暑。俗於舊歷六月六日爭游賞之。

語妙天下

西班牙王阿利勞斯第十二。善詞令。近有共和黨人某求謁。王接見之。談論甚洽。瀕行。王送之曰。君之偉論。朕實有感於心。朕之不克變國政爲共和者。以朕適生長於帝王家耳。否則。朕之志亦不在是也。然今世界人民之思想。日益進化。又孰能保共和之制。不實行於其國乎。某無以答。退而語人。咸謂西王語妙天下也。

永樂大典

庚子之亂。大內珍寶。無不零落。最可惜者。翰林院所儲永樂大典。百世之珍。亦蕩然流散。西人共得二十三本。海內收藏家。亦間得之。近京師琉璃廠萃文書肆內。有一冊。以黃紡爲裏。直長工部尺一尺三四寸。橫長一尺許。朱蘭墨字。文皆句讀。分上下二層。復直作數格。大約一首成一格也。題爲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四及二千七百五十五。上卷二十頁。下卷十八頁。皆劄類。卷題之下。有十合二字。卷末另頁有重錄總裁侍郎陳以勤及校繕諸官姓氏。繕寫不甚工。題卷字大八分許。餘皆五分許。魚尾處亦朱題。卷次攷大典會寫兩次。見湧幢小品諸書。此末頁題重錄。是成化時第二次所寫本也。然已與唐寫宋槧爭價矣。

合骨塚

合骨塚在京師御河堤側。故明金兵部及內監呂胖合葬處也。兵部諱鉉。字伯玉。號在六。武進人。以順天籍領解。成崇禎戊辰進士。時年十九。官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覈。命內臣張彞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別署。公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一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彞既有獨踞之廷。必強二部耶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耶官以謁尙書儀注。見公。復上疏固爭之。且集諸耶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椽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彞憲堂。卽屬彞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腫其面。辱之朝堂。於是諸耶官詣尙書。各以公事出。彞憲入新署。扇導呵殿。既至。南面據案。黃衫緹衣。列侍階下。吏包文書。雁鷺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耶無一至者。彞憲慚忿。撫火器不中程。劾公落職。十七年春。起兵部主事。分守皇城。時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撫方以內監杜勳監視。公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患中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撤之。並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賊至宣府。杜勳率鎮將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秩復迎降。遂

進薄彰義門。公倉皇點禁兵歸。哭別母章夫人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嗟乎。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趣之出。又命僕追以朝衣隨之。賊入京城。帝后殉社稷。內監王承恩從死。公嘆曰。若輩中尙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輩笑耶。遂衣朝衣入。投御河死。呂胖者亦內監也。縲然而至。兩手反接。睨視公屍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投河抱公屍而死。僕奔告章夫人。夫人曰。孝哉鉉也。急正冠帔。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與俱死。弟鏊收葬母畢。焚其書。哀號數日。亦死。賊遁後。幼弟鏡求公屍。得頭上網環。猶可識認。而骨與呂監雜。不可分殮。皇城又不得入。概竟合兩骸。藁葬御河堤側。後人因名爲合骨塚云。

京師五鎮

京師俗傳有五鎮。東方之鎮爲黃木廠。其木係金絲楠木。長七丈有奇。圍兩丈餘。不知置自何年。覆以廠棚。圍以石欄。清高宗所書牌碣等在焉。南方之鎮爲煙墩。俗名石幢。在永定門外一里許。昔人詩云。沙路迢迢古蹟存。石幢卓立號燕墩。大都舊事誰能說。

正對當年麗正門。西方之鎮爲大鐘寺。在德勝門外大道旁。鐘約數萬觔。高數丈。上掛亭梁。下八地池。往昔遊人到此。多以青銅錢擊之。音韻洪亮。以占祥瑞。近來西人遊者。歎爲世界第二大鐘。不知當時用何法鑄成。較之頤和園銅亭金牛。尤爲偉觀也。北方之鎮爲昆明湖。在海甸西北七里許。現爲頤和園之一部。蓋該園北爲萬壽山。南卽崑明湖也。湖圍約三十餘里。其源由玉泉山石孔中流出。最爲清潔晶碧。游園者至湖心龍王廟。嵐翠間石洞下地。旣幽閑。水尤澄澈。眞令人作出塵想。中方之鎮則爲景山。在神武門北。本名煤山。一名萬歲山。高百餘丈。周圍二里許。正中爲北上門。與神武門相對。東西二門。曰山左門。山右門。內有綺望樓。後卽景山五峯。每一峯各有亭一所。俱供佛像。山旁翼以短垣。其中南向者爲壽皇門。內有壽皇殿。共九間。中供清聖祖御容。並有御製碑文。殿後東北曰集祥閣。西北曰興慶閣。殿東爲永思門。門內爲永思殿。又東爲觀德殿。蓋仍明舊也。昔人景山詩云。地安門裏繞紅牆。樹影堂堂映夕陽。玉鍊金鰲橋上望煤峯。聳峙在中央。玉鍊金鰲橋。在北海中海之間。煤山自明莊烈帝殉國後。相傳山樹盡皆含孝。至今枝幹多有白粉者。實則松檜等樹。由蒼翠變而爲枯白。乃植物

自然之理。是說頗不足信。往昔每年重九開放一日。然雖名爲任人游覽。若不與門吏接洽。贈以金錢。仍不能入內也。

二百二十萬元之橋

倫敦拿波士橋。近時改築。其預算經費爲二百二十萬元。技術員之費用約二十萬元。尚不入內。日本唯一之莊嚴美麗如日本橋。去歲竣工。其經費不過五十四萬元。他日此橋落成。倫敦又增一壯觀矣。

二少婦

甲乙二少婦。情意投合。甚相契也。某日遇諸途。甲曰。今早十點鐘。接得爾信。謂爾夫不仁。凌虐不堪。欲尋短見等語。我見信大驚。特此訪爾。勸爾不用輕生。切勿自尋短見。乙曰。爾諫遲矣。甲愕然曰。莫非已食毒藥乎。曰。非也。我今早十一點半鐘。已經與伊和好。故謂爾之諫我。未免太遲也。

比王趣語

比利時王性好謙。嘗適法國。行道上。悞與一肥人相觸。其人大怒曰。我巴黎市參議會

員也。汝何人敢觸乃公。王俛首引避。曰。我宜謝罪。我不過比利時王耳。

右台仙館筆記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同治元年。余在天津。忽喧傳鄉間有母殺其子女者。云其母
嫠也。私於人懼爲子女所覺。謀殺以滅口。其子甫十歲。讀書村塾。微聞其謀。日加午塾
師縱諸徒歸就食。是子懼不敢歸。師不悟其意。謂其年幼獨行。或有所畏。親送至其家。
已而諸童食畢咸集。此子不來。師往其家問之。則已與兩姊俱死矣。大驚問故。母言語
支離。師迫而驗之。則皆扼吭而死。形跡顯然。乃聞於官。官鞫得實。怒其淫毒。械姦夫姦
婦。而徇於市。余適呼刀鑷之工。爲余櫛髮。問此事信乎。曰。信。汝見之乎。曰。見之。此婦長
身白皙。然目大而顴高。固非良婦也。次日。有同鄉孫君自縣署來。余因詳詢其顛末。孫
曰。安有此事。昨日縣令以公事下鄉。至今未返。縣中寂無一事。安有此邪。余不覺爲之
失笑。云云。按俞氏所聞。雖屬子虛。然與殺子報一劇。情形何其酷肖耶。

國字諧談

吾人常用國字。其中有用或字者。有用民字者。有用王字者。均可通用。或謂民主國宜

用民字。專制國宜用帝字。王國宜用王字。已亡之國中宜書亡字。其界於共和專制之間。則宜書一或字。此說雖諧謔。而頗近是。

左文襄軼事(一)

相傳左文襄在軍中。恆黃昏先諸將睡。至三鼓。則起治軍書矣。一夕聞擊柝聲。令軍中移營三十里。是日正戰勝後。士卒皆鼾睡。聞令有怨言。諸將有爲之請者。文襄怒斥之。且趣焉。不得已。共發後隊甫畢。而原營處地陷。伏亦起矣。衆乃大服。諸將有請其故者。文襄曰。無他。吾聽柝聲。若反應者。知地空耳。

左文襄軼事(二)

相傳左文襄久歷戎行。自至督撫。未嘗入朝。初入朝。例免冠叩首。文襄叩首畢。上諮詢踰時命退。文襄領旨即起。忘其冠。上命太監持與之。索三千金。

康德軼事

康德晚年。嘗自謂鼻端生熟肉一片。召醫使去之。醫言無有。則怒以爲無能也。歷數人皆然。最後一醫生。奏刀悲然。且出肉以示。康德大喜。亟爲文登各報獎之。不知肉乃先

藏諸袖中者也。

張孝達之長公子

南皮張孝達相國長公子。幼敏慧。一日某公訪相國不遇。公子出謁焉。某公與語甚賞之。因語之曰。鼎甲一二三。可對何語。公子應聲曰。盤庚上中下。某公大喜。

黑期白期

俗語稱一月之日。有黑期白期。而法苑珠林載西方一月分爲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爲白月。十六日已往至於月盡。名爲黑月。從可知俗語亦有所本矣。

南士

英雨亭太守言。相傳康熙間。有南士求科第入京。未第。將作歸計。某夜。忽款門聲甚急。開戶詢之。則健奴數輩。云有某富翁欲延師。士方詫異。而主人既至。殊味生平。謂士曰。聞先生道德文章。矜式鄉里久矣。有猶子。願托教焉。士謙曰。某南方下士。求名不遂。行且歸。何足爲人師。亦復不願也。主人固請曰。家嫂寡居。惟一子。欲求善師教之。先生卽居此。靜候來科。亦復不寂寂。因再三申請。士思光陰過隙。居此以待三年。未爲非計。卽

從之。主人固謝。臨辭告士云。先生姑待此。某夜當遣人敬迓耳。士唯唯。繼思來者兀突。轉滋疑慮。亦姑待之。某夜果來。蒼頭韉馬請士乘。健僕四五輩昇行李。高燒長炬而去。所行皆平生未經由之路。俄抵一宅。崇垣峻宇。委折至一室。僕卸行李。士下乘。止此焉。囑士曰。先生勿胡行。飢渴當語奴輩。吾主須夜至也。士愈怪之。翌日。主人果率弟子至。則髮鬢鬢僅覆額。拜謁如禮。主人謂士曰。家嫂頗愛子。日必宴而起。且願先生勿撻也。自是弟子必日午而至。顧穎悟。非復常姿。士亦盡心教之。主人供奉豐腆。間時來慰勞。寂家寄束脩。輒不經士手。歲時得家人書。云已收銀若干。報平安而已。如是忽三年。一夕。主人至。士言今欲辭赴大比。主人不肯曰。先生何患不騰達。且再教吾子三年耳。士無可奈何。如是又三年。不禁有怨望之辭。於是主人來道謝曰。吾子承先生教。已能自成。先生急功名。不敢再留矣。當敬送先生耳。士大喜。遂屏當辭待。某夜。僕復導至一處。曰。先生姑待此。天明而行。俄聞傳呼召見。即有著宦者服四五人來引士。所過皆命煥殿陛。驚不自主。至一殿。有踞龍座者。微視之。乃弟子也。於是大懼。俯伏。俄傳玉音叫起。并賜詞林官。乃出。汗滲濕重衣矣。

一分鐘織一毯之新機

西國紡織界精益求精。然其出品神速。未有如近日所聞某氏發明之織毯新機者。此機於一分鐘內。能織廣三尺長六尺之鋪地氈毯一張。計一小時可出六十張。按每織一毯。需用紗團多至二千五百二十餘枚。乃於俄頃之際。布置經緯。秩然其奇妙。殆不可思議。尤可異者。梭中之紗用畢。自能於機旁輾墊上拾取更換。相續不絕。故人工大省。而毯價自是大跌。以前每一織工。歷四小時成一氈毯。計百張約三十六元半。今用此機。每百張祇金六元零九分耳。

俞曲園

德清俞曲園侍郎樾。名聞中外。日本人甚欽服之。其學樸茂。非袁子才所及。而行誼頗似隨園。論者惜之。晚年門下猶雜。然如餘杭章枚叔。平陽宋平子。蓋有出藍之譽。先生年七十餘。而精神矍鑠。步趨矯健。如五十許人。亦見學之可以養生也。何必丹竈藥爐乎。

詩媒

趙德麟喪偶。欲得善配。未有久之。王氏有老女未嫁。作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見詩。遂求婚焉。人以爲二十八字媒也。又明初王旬字子宣。嘗作宮詞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風（一作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會元俞友仁見而悅之。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與德麟事同。列朝詩選。作黃鶴山樵王蒙事。

名謎

今之文虎。卽古之所謂隱語。濫觴於春秋戰國之際。左傳國語均有見者。其後黃絹幼婦之詞。最爲膾炙人口。燈謎中所謂曹娥格也。又有增損格。孔文舉之離合體詩。實開厥端。近見某筆記載一燈虎謎面曰。普濟寺草離離。空花園。或借棲。夫人有病頭難起。一炷香。卜告神祇。薄暮日沉西。雖有約。負佳期。張生長別離。錯認做白馬將軍至矣。打四子一句。晉國天下莫強焉。增損格中。可謂佳構。用六才事。亦殊巧妙。又見有以明日半依雲角下。殘花並落馬蹄前。打一熊字者。尤爲巧不可階。

天眼通

美國美梳里省維路士威利鄉。農家女名秘思士。調年二十有二。卽擅奇術。所謂天眼通者也。其術甚神。非尋常可比。擬匪獨黑夜能隔垣見物。卽距數十里事。亦洞矚無遺。女稍閒暇。卽安坐凝神。狀如入定。然數里間動作之事。無不周知。據某醫士所報。一日。有友人隔遠奏樂。女起作戲女之戲。或跳或歌。與樂聲節奏相合。迨奏至家庭樂一曲。女忽停歌。遽按曲意舉止動作。與家庭歡敘無異。女嘗與家人圍坐用膳。驟起奔長途。其疾如矢。取得一人煙管。自行吸煙。良久。魄力頓衰。依然返坐。復作別戲。至晚間。女拾取畫片一束。將觀之。醫士欲試其目力。遽熄燈火。通室幽暗。平常之人。雖咫尺難辨。彼女將畫逐紙細數。口述其狀。不差豪釐。且誦讀無隻字訛。一日。女向醫士言。十里外某處有老婦。持鞭撻雞。婦服何衣。容貌若何。詳細言之。嗣後醫士訪其時刻形狀。與女所言。若合符節。醫士復以別事試女。無一不驗。凡有外客到家。女在樓上。客在樓下。所言所作。女無不知者。誠奇術也。

蔡錫中

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宗授

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功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指箭

僞山寺有一僧。不預外事。寺衆但知其日飲而已。素所住屋。託畏風。門壁皆黏紙。每飲必閉窗。然人在外。時聞笑聲。僧伴疑之。旬其方飲。砥紙窺之。則酒一大鐘。伸十指。劍皆從指頭次第出。十劍在空。往來飛舞。伊乃緩緩銜杯。顧之而笑。舞畢。仍伸十指。劍仍飛入指頭。僧伴在門外大聲曰。師兄有此下酒物。不與衆樂。乃獨樂乎。僧卽燃錢紙五張。納足指間。須臾火化。

近視眼(一)

前清某吏。近視眼也。性嗜書畫。一日。塌長吏。見其廳上懸書畫甚多。乘長吏未出見時。欲細閱之。惜過高。目力不及。遂脫靴登檯。上視之。未幾。長吏出見矣。某吏不及迎於。是

一躍而下。靴亦未及着。形甚慌遽。

近視眼(二)

章安何某。性粗率。而短於視。一日。邀諸友作郊外遊。日闌方歸。急欲小解。適路旁有賣果者。置水桶中。以刀刮亮莖皮而滌之。何誤爲便桶。忽遽間。裳裳而洩溺焉。賣果者大譁。何始覺。乃反責之曰。予本短視。非故意作劇也。汝坐此間。何不於裳裳時。止予勿溺。賣果者曰。君與諸友同行。忽來立予桶前。予以君之探囊取錢。私心竊喜。以爲必有所售而去。而孰知竟污吾桶也。聞者皆爲之捧腹。

笑判

婺源江峯青先生。宰嘉善時。所有判狀。往往雜以詼諧。信手拈來。都成妙帶。士林咸爲傳誦。時有李氏婦者。素無行。開設煙館。私識一僧。已又琵琶別抱。該僧遂懷醋意。與婦爲難。婦乃扭僧到縣起訴。先生援筆立判云。婦女開烟館。其人可知。和尚過房親。其事可想。不道徐娘老去。俏賣風流。那堪佛印重來。更逢露頂。兩雄不並立。何分舊好新歡。一語未投機。遂至摩拳擦掌。金剛已相爲怒目。菩薩又不肯低眉。孫悟空仗佛救而潛

身。猪八戒被魔纏而入笠。津迷醮海。輿波即在須臾。水溢藍橋。孟浪而投冰案。既靡恥之盡喪。實法律所不容。在逃者另候訪拿。到案者先行懲辦。佛法當頭有棒。合予管轄。婦人反面無情。理應鞭背。此身不是三摩地。能容幾許蒲團。方盤托出大西瓜。又了一重花案。該氏着當堂具結。永熄烟燈。該僧本鑽穴餘生。裝成寶相。編茲穢史。污我彩毫。凡爾沙彌。毋爲和障。此判出。聞者莫不絕倒。亦可謂辭令中妙品矣。

生子

袁簡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踰商瞿。戚戚然以無子爲慮。先生曰。汝能學禽獸。則有子矣。先生素方嚴。忽作謾語。其人愕然問故。先生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處有人欲而無天理。今人年過四十。便有爲祖宗絲血氣意。將天理攙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熾。難以成胎。而且以人奪天。遂爲造物所忌。子不見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養由基之射。一發一中。百發百中。是禽獸無生子之心。爲陰陽之所鼓盪。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

松文清公遺事

松文清公貴能食貧。老不怠事。出爲伊犁將軍。未挈眷屬。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將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銀已他用。卽亦不復寄費。公子少宰昌熙。竭力捭擋。始獲就道。夫人旣至。則置之別院。中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月與錢十千。婢媪傭值。均取給焉。其內召爲冢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騎。連夜至圓明園。家人戚友遠迎者。俱不及知。到園卽具摺。次日召見。卽進講大學首章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家中戚誼。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公之忠勤廉正。觀於此可以略見一斑矣。

徐朗齋軼事

崑山徐朗齋大令鑠慶。健庵先生之裔孫也。有雋才。跡弛不羈。道光己酉鄉試。二場畢後。飲秦淮妓艇上。竟夕大醉不醒。三場竟誤點未入。其卷已掄元矣。闈中徧求三場卷不得。主司歎惋累日。刊程墨時。錄其文於解首之前。不刊名而刊紅號曰麗六。徐賦詩云。虛名麗六流傳徧。下第江南第一人。後數年。始捷秋闈。然已失龍頭矣。

波斯王之名言

波斯某王。義聲素著。一日遊畋郊外。飢甚。適殺一鹿。命侍者宰而烹之。侍者忘携食鹽。命童索諸近村。王聞之。囑侍者曰。索鹽則可。毋忘付值。侍者曰。索鹽一撮耳。庸何傷。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寡人索鹽。大夫索牛矣。

來文端

清舒文襄在新疆獲譴。有旨卽行正法。來文端公保以人才難得。伏闕泣求。高宗亦心動。諭云。旨已郵發三日矣。奈何。公曰。上果恩宥。當令臣子飛騎往追。始蒙俞允。公子能日行八百里。馳抵新疆。前旨猶未到也。文襄遂得寬釋。

張夫人

漁洋先生司李揚州。文士輻輳。弦詩角酒。無虛日。餘韻遺風。足爲風塵更增色。聞先生妻張夫人。實賢耦。閩人許珖。以會試入京師。道出邗江。金盡告急。先生無以應。有憂色。夫人遂脫跳脫於腕。徐夜者。字東癡。隱居東皋。鄭潢河上。貧且老。雖凍餓。不以干人。會大風雪。夫人出絮帛。謂先生曰。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曷以遺之。其賢敏若是。

虫二

相傳明武宗一日偕大臣某遊歷某山。峯頂有亭一座。築造頗佳。帝與某休息於此。俯覽萬景。歷歷在目。猛然見亭前懸匾一方。上題二字。曰「虫」。二旁鑄有宋蘇軾書。訝曰。竟有此奇匾耶。笑問曰。卿能識其義旨乎。某頓首對曰。臣思蘇軾乃一朝名人。豈有以無意識之字。懸於衆目昭昭之所。定有奧義。臣試於「虫」二字加之外圈。則成「風」。此乃是風月無邊四字之義旨耳。帝點首稱是。

某布衣

劉錦棠總督陝甘。有某布衣持朝貴書來投謁。總督延見。某殊傲岸。議論空一世。口若懸河。總督卒語之曰。吾有一語。欲君爲對。卽自唱曰。『持八行書。謁二等男。童生大膽稱兄弟。』某應聲曰。『懷三字片。走千里路。布衣長揖傲王侯。』總督大稱賞。贖數千金。某卽告行。總督陳軍十里。祖道送之。

九尺人骨

美國布靈斯敦大學之教授富阿。及數學生。於蒙太奈地方發掘種種之化石。其中有高九尺之人骨。並有如馬大之犬骨不少云。

壹是紀

魏視亭壹是紀始卷二十二俗語類。謂巧妻常伴拙夫眠。出謝在杭詩案。五雜俎。蓋在杭所引唐六如詩。原詩曰。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人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魏氏又謂半跪始於元。案說文。陔一足跪也。是正元人所謂半跪。今人所謂打踣也。又引類稿。杜馴爲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於前後。自號肉屏風。案天寶遺事。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之以暖其氣。故謂之肉陣。其事在馴前。

湧金門賣字

清世宗爲皇子時。任俠微行。相傳嘗游杭州。將泛西湖。出湧金門。見一書生賣字。頗精八法。卽命其書一聯。中有秋字。易火於左。世宗曰。得毋誤否。書生條舉名帖爲辨。世宗曰。若旣博矜。曷爲不效舉子生活。乃賣字乎。書生自云。嘗舉孝廉。貧不能給妻子。賣字求活。安望富貴。世宗出囊中馬蹄金數笏曰。吾買有贏。不如資若求功名。得志毋相忘耳。書生謝受之。卽上公車。連捷翰林。世宗已踐祚。一日。覩其名。憶是書生。卽召入。書一

和字易口於左詢之書生對言譌體上笑不答翌日使奉詔詣浙江巡撫受詔發觀乃命此書生仍向湧金門賣字三年再來供職書生乃大悟。

顧亭林先生軼事(一)

亭林先生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其甥東海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其峻厲若此。

亭林先生軼事(二)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出門則以一羸二馬捆書自隨遇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罇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乃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識或顛墜涯谷亦無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詣淵涵博大莫與抗衡與。

握手

法蘭西爲世界交際之國會有人統計法人每人每年平均握手一千次平均每三次

約需一分鐘。自二十歲至六十歲。四十年間。凡四萬次。共一萬五千三百五十餘分鐘。即合二百二十句鐘。可當冬晝之一月云。握手次數。以銀行家爲最多。每日平均二十餘次。外交家次之。法律政治家。社交家。又次之。若最苦之勞工。有每人每年不足百次者。握手之多寡。亦可以代表其人之勢力也。

堂子

前清江北某知州。直隸人。夜半巡查。經某浴堂。見紅燈高掛。因問差役。輩是爲何所。差役以堂子對。知州誤以爲妓館也。大怒。操北音曰。那有堂子。此時還不關門麼。命責堂主四十板。答畢。差役輩咸驚訝。不知所云。後見洗澡者紛紛出。下等工人居多。數。并無一華服大老官。知州始則稍稍疑之。既又聞旁觀者私議云。難道開浴堂還犯法麼。知州聞言。始知刑誤。一時老差成怒。叱打差役各二十板。以責其答語之謬。衆皆叫苦連天。無可辯。別觀者一笑而散。

食人歎

粟香二筆有石溪食人歎云。兵塵漲。空不見天。荒郊寂。歷無炊烟。饑民袖底藏白刃。日

斜。潛。倚。頽。垣。邊。弱。女。伶。仃。來。乞。食。張。口。無。聲。面。漆。黑。饑。民。突。前。白。刃。露。女。言。未。畢。身。已。仆。自。憐。此。軀。饑。不。肥。肉。少。未。足。充。君。饑。不。死。刀。頭。卽。道。路。今。得。早。向。黃。泉。歸。君。不。見。豺。虎。不。忍。殘。其。羣。世。間。乃。有。人。食。人。嗚。呼。世。間。乃。有。人。食。人。此。詩。語。語。實。字。字。痛。非。生。於。亂。離。者。詎。足。知。之。

逐客令

有陳某者。性慳吝。市井人也。新年請其子師飲春酒。主人情倦。客與方豪。師曰。請行一令。以助雅興。主人諾之。令曰。須從一至四各造一句。復指曾行一心字令。合者飲。師先念云。一日暴之。二吾猶不足。三人行。四方來觀之。次指曾云。盡心焉而已。主人曰。不合。免飲。已徐念曰。一棟棗。只得二個人。點過三枝蠟燭。倒吃了四斤酒。指曾云。於心何忍。師聞令。怩。遂未及興。闌而歸。

麵包地圖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德之戰。德軍參謀有名阿泰摩氏。發明一種軍用麵包。上繪戰地之情勢。凡山川之險要。道路之寬狹。無不一一詳細。使軍士攜帶之。既便於充飢。又

易於攻取。誠兩得之道也。

楊爾緒

楊爾緒。四川保寧人。弱冠登賢書。桂子香時。迨冰未泮。娶婦劉氏。知書習禮。琴瑟甚諧。既而乘司馬之車。射蘭成之策。謁選爲太倉學正。萬里辭家。一官秉鐸。釵贈徐淑。簡寄秦嘉。縱時報平安。而錦水婁江。已難解相思之苦矣。乃未幾家山信斷。亂耗傳來。大盜入川。殺人如草。遙憐小兒女。存沒莫聞知。路遠如何。亦惟天涯哭望而已。時婁有盛泰昭者。爾緒之故人也。方釋褐令陝之略陽。略陽屬漢中。爲蜀之襟喉。將行。楊餞之。席間以杯酒屬盛曰。君令是邦。近吾故里。倘得吾家消息。勿靳片鴻。盛領之。赴任後。嘗爲物色。一日。偶以事出。見一婦人。首飛蓬而眼零雨。匍匐道左。狀甚堪憐。盛疑之。詰其里姓。果廣文婦也。卽迎入署。別舍之。飛書告楊。婦則嚙菴一指。手書千言。血淚和流。裹之以寄楊。得書見指。揮淚傷心。卽出囊金授健僕。使與來足同行。買舟西上。迎取夫人。會南宮期近。楊束裝且北。方期衣錦歸來。再言團聚。舟行至京口。忽有一舟自上流來。與楊舟相觸。舟人爭罵。喧呶不已。楊出詢之。則其夫人也。相失十餘年。一旦猝遇於兩舟之

偏觸。於時相持大慟。各道相思。破鏡重圓。安忍復言離別。乃謝同行者。偕夫人而南。自此不復應公車云。楊清初人。鎮洋縣志有傳。

倡隨佳話

全椒吳山尊學士。淵如先生妹婿也。淵如先生以乾隆丁未榜眼及第。山尊仍上計車。其夫人贈行詩曰。小語臨歧記。可眞回頭仍怕阿兄。噴看花遲。早尋常事。莫作蓬萊第二人。山尊果以是科通籍入翰林。惟大魁讓入。猶未滿紅閨期望。然微雲夫婿。柳絮才媛。豔句流傳。亦可謂倡隨佳話矣。

賭鬼

西安張玉田景衡云。幼隨宦安吉。與人同居一屋。是屋向爲博場。迄不少替。是時玉田甫七八歲。有同居之女。亦可十歲。一日薄暮。方嬉於廳事。忽見一人衣服藍縷。僂僂趨廳隅而沒。初謂乞者。呼母來視。無所見。因責其妄。越月餘。又見之。衆因疑鬼。蓋是廳隅。卽嘗設局處。博者每焚紙鏹。祝其賭能贏餘。然則眞有所謂賭鬼與。

黃陶庵後裔

嘉定黃陶庵先生後裔。悉遵其先訓。以耕農爲職。雖讀書。無應試者。瑞安黃淑蘭侍郎。體芳督學江蘇。親求一人應試。此人入塲。夜見先生賁之。並墨其卷。遂懼而出。侍郎嘆息而已。

燒車御史

清和珅柄國時。其家奴多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湘鄉謝侍御振定。方巡城。遇焉。捽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稱燒車御史。後二十餘年。侍御子興曉。以固始縣令膺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特旨擢成都知府。

出對易

有師弟同至武林關。天晚關閉。師出對曰。開關遲。關關早。阻過客。過關弟。應聲曰。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

浴室銘

屋不在高。清幽則名。盆不在大。精緻則靈。斯是浴室。滬人性情。香皂逢杌設。雨前入壺。馨笑談有閒客。往來皆雜寶。可以吸水烟。閱新聞。有方言之亂耳。多堂倌之唱聲。張三

偕友至。李四喚車行。俗者曰。何樂之有。

記鞭刑之試帖詩

庚子聯軍之役。某宦住宅。適與某國兵駐所爲鄰。一日。有小童擲石入。兵拘某至。將斬之。某跪地乞哀。乃予以皮鞭六十。竟褫下衣而受刑焉。或作試帖紀其事云。望望軍容盛。如潮敵隊聯。師兄刀法亂。京兆命絲懸。蝟伏肩頭縮。豚奔足底穿。偷生纔得所。橫禍又飛磚。薰地金盃入。無端竹片傳。一官難恐嚇。兩手已拘攣。着背眞芒刺。留痕等索弦。聖朝崇忍辱。多士式皮鞭。

滑稽賭約

一千九百十二年美國選舉大總統時。其商民嘗爲有趣之賭約。人各出其己意。擬定何人可以當選。發表後。擬錯者則須履行滑稽之義務。威爾遜氏之當選。實爲衆人意料所不及。故賭負者甚多。其中最有趣者。爲孔冷振格脫州之某女教習。其賭約係一年內必須穿白襪及白跳舞鞋。出席於公開之會。所以博衆人之一笑。又華盛頓有一肥胖之市民。其賭約則爲一星期間。須晝夜三回乘孩子所用之自轉車。於白聖館周

圍往來環走。並大聲呼威。邇遜大勝利萬歲。不許少息。其艱苦之處。實較某女教師尤難過也。

相見禮之奇異

世界各國禮儀互異。各沿習慣。浸成禮俗。幸得斯坦人。各以手握人之頭。非洲沿海諸國人。三按人之中指。紐幾尼亞人。黃昏時采綠葉加之他人之頭上。菲律賓人握他人之掌。撫自己之面。拉普蘭及撒慎齊人。以人之鼻與己之鼻相摩壓。此皆相見時之禮節也。

徐枋

長洲徐枋。前明遺老。甲申後卜居靈巖山側。渲染丹青。世稱絕妙。將軍蔡毓榮督武昌。遣使通書。且餽兼金求畫。枋笑曰。明府正是殷荊州。特吾薄願。長康不爲耳。其峻潔如此。

火赤練

火赤練。蛇中之毒者。某民家有雞籠。爲所踞。首大如五升盂。身極長。蟠屈籠中。殆滿。民

家驚駭。不知所爲。適有丐者遇之。自薦曰。吾能去之。但此蛇極毒。其嘯氣能使人病。黑數月方除。吾丐人日乞錢百餘。養口腹。若病則有餓死而已。予我十千錢。吾拚性命爲之。民家倉卒。不得十千錢。會鄰人共駭。醜而與之。丐者乃赤膚體。臥籠旁。徐揭籠接於身。蛇驚來。徇丐者。俄圍其身三匝。愈繞愈堅。視丐者面如土。氣咻咻然。僅屬矣。約刻許。蛇綯伏不少動。丐者稍目眴。猝以手握蛇尾。而身卷地以起。躍登高處。蛇倒垂若巨組。長丈許。數爲拋擲之勢。蛇軟如絲。口吐若角者三寸。丐曰。可矣。持錢曳蛇而去。人隨往視之。丐已剝蛇而食。問之曰。不畏毒耶。丐曰。去其首。亦無害。食之。可減一月黑病。曰。汝何學能伏此耶。丐曰。吾臥伏似死者。懼蛇知有吾手。若並吾手綯之。殆矣。蛇不動。知其氣竭也。握其尾。倒其脈也。卷地以脫身也。躍高者。蛇長。懼復及吾足股也。數爲拋擲之勢者。散其骨節也。倒其脈。散其骨節。蛇力盡矣。口吐若角者。致其毒也。故知其斃矣。聞者莫不嘆息。以爲有道。而丐果病黑月餘。幾死。日採草食之。自謂可已疾。不知草何名也。

相傳龍游某山中一人。幽居不出。殆數百歲矣。云是李闖軍師。宋獻策所謂矮脚軍師者也。洪楊前忽出至山外。有人見之。戲呼其名。卽倉皇遁去。後不知所在。

袁簡齋軼事

袁簡齋先生爲上元縣時。民間某娶妻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翌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若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曰。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早降。有遲有速。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早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卽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夫夫人可也。某唯唯。卽命婦抱兒入署。少頃。兒繫鈴懸鎖。衣紅繡襖。出婦拜伏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卽齊

躪漢人居處。掠奪品物。共相疾苦。鄉老言三十年前。營外有大木。捧旗人出營釀事。卽毆傷無罪。係某將軍乘署巡撫時所制也。又聞梁山舟學士家居竹竿巷。與駐防營近。一日學士子婦乘輿。道經營中。旗人揭幃。云看小脚。恣侮弄焉。歸而訴諸學士。學士故與將軍善。卽往告將軍。將軍曰。詎至是。學士曰。此易與耳。請公來日過寒舍。共乘輿一試。卽驗矣。將軍諾。翌日將軍與學士偕乘輿。各套婦人鞋子。故翹出幃外。旗人果來毆將軍。乃大怒。嚴懲之。風熄焉。

寶漢茶寮

廣州北門外里許有寶漢茶寮。蓋是寮主人嘗於此得南漢官人墓誌。遂築茅藏之。金湓生汪玉泉等均記之矣。今則石已不見。惟有木鐫者供人瞻玩。寮在大道旁。三面皆稻塍。覆茅數楹。略支籬壁。呼酒便至。招山欲來。肴有西湖魚者。卽仿杭州醋溜魚也。然不中烹調。時有鮮蝦。仿杭州醉蝦法製之。味殊無異。

五大天地

一官好酒怠政。貪財酷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牌。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

是何用意。令人不解。衆鄉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署內時。花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交卸了。謝天謝地。

李秀成感事詩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後。常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已久。李恒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或有勸進者。則怫然拒之。有感事詩兩律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亘斗牛高。擊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睥睨一切之氣象。真不讓翼王。工曾文正四律也。

蒙古奕棋

蒙古棋者。局縱橫八線。爲六十四罫。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駝二砲。一塔。棋局無河界。爲隨水草以便畜牧也。塔者崇教也。多卒者以衆爲強者也。馬橫行六罫。駝橫行九罫。沙漠之地。駝行疾於馬也。卒直行一罫。食敵之在前者。可復退行。嘉有功也。衆

洲語不知何謂。卽返復入。是夕止宿。不得歸。翌晨傾囊留百金券而出。詢之逆旅主人。則某王邸也。堅囑不可聲張。大凡滿洲貴族。自王公至黃帶子。貧窶者衆。每百官入朝。見陞廊間有啣旱菸管。蹲而吸者。衣服藍縷。外僅一禮褂。亦懸鷄百結。然朝官雖殿閣尙侍。見之必打踫。而彼竟不答禮。蓋皆親貴也。

劉文定與裘文達

清劉文定相國四六文。清壯奇博。前無師承。實自闢一庭戶。作書方嚴瘦硬。亦不猶人。下直。卽閉門卻軌。兀坐書室。無爲往來。裘文達尙書下直。卽居聽事西軒。環設客座。戒闈人客至。卽引入坐。與偕飲食。迭起迎送。竟日無倦容。

笄重光

句容笄侍御重光。直聲震朝野。嘗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去。不知所終。嘯亭雜錄稱其隱甘肅漢龍山爲道士。年九十餘猶在。自稱繡髮真人。果有其事。可與金壇蔣修撰逃往四川峨眉山終老。畸人異迹。先後同傳已。

官侍蔽惑人主

老內侍言。崇禎末兵革擾亂。帝於宮中習學騎馬。左右扶掖以上。不數步。卽墜。內臣謂馬不任騎。命杖之。又移一假山至午門。不能入。內臣奏石不肯進門。亦命杖而棄之。明代宦侍蔽惑人主如此。

八俠

二百五十年前。大江南北。有八俠焉。首僧了因。次呂四娘。曹仁父。路民瞻。周潯。呂元白。秦官。甘鳳池。各精一藝。誓不越禮。犯者殺毋赦。了因無行。淫暴日著。七人惡之。藝苦不敵。相約以六人圍擊。使秦官從空而下。疾擊其首。如是者三。僧殲焉。衆遂星散。七人皆出鄭延平門下。抱種族主義。時胤禎以殘賊踞大位。尤惡俠。列名嚴捕。四娘本晚村先生裔。國仇家難。刻不去懷。恆欲甘心虜酋。每隻身窮虜穴。或謂蒲留仙所紀女俠一則。卽四娘也。鬚髮交而血糝糊之頭顱。卽胤禎之首。證以中外記載。蛛絲馬跡。未盡誣也。仁父工詩文。尤善峨眉槍。路周均精繪事。民瞻畫鷹。得意之作。輒題英雄得路四言。其志已可概見。潯畫龍。爲二百年來大手筆。見畫徵錄。民瞻欲大舉傾虜。屢謀皆敗。以憂憤卒。潯以醉臥旅邸。斃於值吏手。呂元走臺灣。依鄭氏。後遁泉州。授徒。終老是鄉。卒年

八十秦官常州人。屢困於虜。卒以善跳躍而免。年九十。猶服明衣冠。往來大江南北。值卒無如何。鳳池短小精悍。少學於張長公。以技擊名。中年獲交呂元。得明宗室朝元。和尙真傳。技益精進。嘗誤入盜舟。盜乘間投之水。緣木登岸。舉巨石沈盜舟。衆盜盡殲。賣蟹老翁陳四。攜女美娘至甯。言有角勝者。以女爲媵。女年未破瓜。雙跌瘦削。鞋末綴鐵葉。躡之走如飛。甘與搏良久。女翹左足。幾中甘目。亟承以口。微嚙其趾。女笑而仆。遂留不去。時甘屢伺虜酋。苦不得間。胤禎頻年窮索未獲。一日。虜吏值其攜妾客皖。乃火旅舍。不知其早從黑焰中雙雙飛去矣。胤禎搜捕文告於所謂硃批諭旨中。尙可見其崖略也。

十刹海

北京地安門外有荷塘。曰十刹海。當盛夏時。紅花映日。綠柳垂堤。香風襲來。遊人欲醉。亦都城風景之一焉。俗謂前明創築都城時。曾掘得銀簪若干。海卽其窟。蓋謠傳也。在廿年前。每屆夏日。遊人頗盛。後因前清恭親王奕訢之子載澄。淫暴無行。其邸近海咫尺。每見遊女姿色佳麗者。輒搶劫去。年必數爲之。地方官畏其權勢。無如之何。迫得禁

止遊人。良家婦女。因亦相戒不敢往。於是遊人遂絕跡焉。可憐年年花開。無人賞鑑。惟剩有一堤寂柳。半頃清波。三四老圃。採取菱藕而已。殊辜負大好風景也。而前清親貴。恃勢虐民之罪惡。亦已足徵一斑矣。去歲夏季。有人在兩岸倡設茶棚。招人遊覽。一時黃童白叟。綠女紅男。結隊聯翩。遨遊陌上。衣香雜花。氣齊芬。鬢影映波光。競豔。車馬喧闐。人語噉嘈。池荷馥郁。呈別樣精神。堤柳嬌娜。作媚人態度。洵乎一時之盛也。昔有慶和堂飯莊者。窗臨海岸。登樓俯瞰。運波在目。自庚子變後。其地爲張文襄購作住宅。他人不得登賞焉。現海之北岸。復有會賢堂者。較慶和堂猶切近。憑欄縱眺。暢入胷際。故每夏坐客常滿焉。

吳季清

吳季清大令。德瀟達縣人。光緒庚子。官浙江西安縣知縣。值北方義和團肇亂。天下鼎沸。江山土匪。亦乘間騷動。以巨炮攻城。守者聞風逃逸。（是時江山知縣爲江蘇常州人某者。匪起時。全以虛聲恫嚇。所謂大砲者。乃以扛猪竹具上覆紅布耳。所用械均土製前堂鎗。匪自清河鎮來犯縣城。某以兵環衛衙署。匪入南門。某已先時遁去。）匪遂

犯府城。先是季清與南海康長素爲交契。其幼子又受業新會梁卓如。卓如號爲舍利佛。季清於署中廳事。悉懸康梁及戊戌黨人書畫。因是衆目之曰康黨。有諸生羅楠者。嘗上條陳於季清。季清面擲其草。都司周之德。亦以事與季清不協。（之德以匪警。輒於夜闌自率數騎巡街。一夕獲三人。送縣署訊辦。季清得伏狀。乃買火藥開石灰者。卽釋之。季清太夫人素奉佛。憐其無罪。復與酒食而去之。德大怒。謂當此警耗日亟。安知非詐。卽果無罪。何不暫監之。因手刃三人。而短季清於民。）因共短季清於民云。知縣係康黨。且爲民禍。一日會議於郡廟。二人卽激動民衆。聲勢洶洶。欲甘心於季清。季清懼。逃於道署。是時金衢嚴道爲鮑某。故提監忠壯公超子也。執袴膽怯。竟不納。季清復逃至天主教堂。民益怒。卽教堂中縛其手足。以木貫之。如扛豕然。衆各刃之。體無完膚。復刺其心而死。其太夫人夫人等。俱先一日返省城。得免於難。幼子不肯去。是日匿郡廟匾額中。潛聽議事。會天暑。一足稍支。露額外。遂爲衆搜得。刃斃焉。（幼子初在署習西文及體操。衆已目怪之。至是衆矐曰。是真有邪術矣。遂被難。）

酒店之闊大

紐約擬設一大酒店。經營在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兩街之間。相地興築。此店能容客六千人。內烹調所十。每所各有一完全組織。能供六百人之需。中央設大玻璃屋。一高六十尺。面積約一萬方尺。上設冬間走冰場。至夏又可移作高爽之劇場。遊客試前往避暑。雪藕調冰。煩襟盡滌。常不減洞天福地也。

妬花歌

唐寅有妬花歌一首。描寫美人狀態。嬌憨之象。如現紙上。歌云。昨夜海棠初著雨。數朶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粧。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語發嬌。嗔不信。死花勝活人。將花撕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名士風流。於斯可見。

顧棟高

無錫顧震滄先生棟高。舉經學入都。荷蒙召見。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南。尙可見汝。顧奏云。皇上還要南巡嗎。高宗默然。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

芋芳韌

杭人有作縣廣東者。其夫人美而豔。輿夫在轎後。數言芋芳韌。此浪語也。夫人怪之。入衙。述之於令。令詢於門子。門子亦不以正對。時適天雨。門子乃諉曰。此間土音天雨耳。一日坐堂。有婦人跪雨中。令忽憶前語。乃召婦人曰。跪上來。芋芳韌。滿堂書吏聞之。掩口而笑。令怪而問之。吏云。此間以厥物硬爲芋芳韌。令大慚。返責門子并輿夫焉。

一個溫大拉

有西人向某商鋪購物。彼西人能操中語。問之曰。此物價若干。商人曰。一個溫大拉。西人聞之。不覺失聲大笑云。

許秋巖

雲夢許秋巖。尙書兆椿。以待郎督學粵東。擢任漕督。北上。道出長沙。善化宰某主供應。爲製儀仗。其銜牌誤書漕運爲糶運。時某已升補武岡牧矣。尙書乃作詩以調之曰。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麴部。漫勞明府築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遷轉。武岡可是五缸州。此事人人知之。又有兩事。與

此絕相類者。厲樊榭先生詩集甫刊行。海內卽有繙本。有刻書於楚中。而以印本貽先生者。刻書者與先生不相識。於姓旁誤增力字作勵。先生賦詩寄之云。展卷風前睡眼醒。何人不辨六書形。蕭生有系知非鄮。溫尉如存笑帶令。旅食欲添雙鬢白。鄉書祇說兩峯青。多年不得詩書力。早晚烟波買釣船。嘉善黃鬻青先生安濤。咸同間詞人也。同年生某投札致候。誤書黃爲王。先生答以詩曰。江夏瑗邪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孤負籠鵝道口情。三詩皆典雅新雋。謔而不虐。至許尙書以開府之尊。一縣令供張草率。乃不以爲忤。而轉賦詩調笑。使俗事頓成雅謔。尤足見雅人深致。非俗吏所能企也。

文豪之奇癖

俄領芬蘭。有文學家曰亨勒克司薩科。有一奇癖。每作文起草。必用紅墨水。決不用他色。習以爲常。又腦威國之伊布星翁。亦有一奇癖。非置極小泥人數個於書案之抽屜中。決不臨案執筆。或詢之。翁曰。余凡有著撰。若泥人在此。則不假思索。援筆立就。否則

文興索然。雖竟日不能成一字。余亦不解何故也。

紐約女子

美洲紐約有一女子。年十八。卽爲傭於其地。大逆旅中。專司過客之行李。見客帽有塵。集其上。必爲之勤加拂拭。客用嘉之。資以金錢。女子儉嗇。不肯稍費。數年間。積子母至三萬元。以之購地一方。又數年。地資驟昂。售之約十六萬元。乃與一游徼爲婚。其人終年立於逆旅之門。與此女相識已久。成禮之日。此女忽出其十六萬元示游徼。游徼大驚。以爲始願不及此。紐約之人。皆傳以爲美談焉。

某中丞

己故皖撫某中丞。性漁色。後房粉黛如雲。猶是未鑿所欲。聞良家女有殊色者。啗以重金。許以並嫡。百計營求。必達其目的而後已。既入門。則亦以待尋常婢媵者待之。貧家閨秀。墮其術中。無如何也。時常州某貢生。性譎而甚有城府。膝下一女。待字閨中。豔名噪遠近。中丞聞之。謂是可以利餌而計誘也。因遣心腹風示貢生。謂夫人病久。亟思得人。以主中饋。如女公子來。當待以正室禮耳。致送聘儀二千金。惟婚期須在一月內。

妝奩有無不計也。貢生知其意。慨然允之。略備荆布。草草于歸。一切儀文。並不挑剔。一若甘心受愚也者。瀕行。付女粟千金。並授以計。女亦心領神會焉。成婚後。中丞豔女色。雖名分未正。而寵愛頗深。女略識文義。亦能書。偶與談公事。發議頗中肯要。中丞益敬而愛之。一日。閹者忽傳進驛站遞來山東巡撫公文一角。朱印爛然。中丞啓封閱之。則山東巡撫之咨文也。內並附奏片。大意謂據安徽巡撫某某咨稱。東省災荒。居民流離失所。殊深憫惻。今妻某氏。節省日用經費。並典質釵環。湊集紋銀一千兩。由莊號匯至東省。請爲散給災區。此係出自愚忱。斷不敢奏請獎勵等語。伏查救災恤鄰。古人所難。出自婦女。尤爲罕見。今皖撫之妻某氏。憫念災黎。慨捐巨資。自非利于之化。安能致此。爲敢據情奏聞。應如何獎勵之處。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請云云。某月某日奉旨。安徽巡撫某某之妻某氏著。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准其自行建坊欽此。中丞閱竟。自思並無此事。而關防印信。又存內署。決非他人所能僞爲。心知爲女所播弄。而事已上達天聽。萬難轉移。祇得隱忍不發。而某某之妻某氏。則已綸綍昭宣。正名定分矣。蓋某貢生當嫁女時。早已曾有成竹。二千金之聘儀。慨然不辭者。固將別有作爲也。踰數年中。

丞病歿。家屬扶柩歸吳中寓廬。蘇撫某中丞親往弔奠。貢生女自喪幃匍匐出。控訴其子之違逆。中丞撫慰再三。允著親族將遺產勻分。女始無言。蓋其處心積慮。固以得握財產權爲目的。幸而得之。志已足矣。然女父設計之工密。雖智者亦未易窺破。顛預如某中丞。宜乎墮其術中而無如何也。

王鐵珊逸事

清殉節吏王鐵珊字伯唐。安徽英山人。光緒己丑進士。官兵部主事。庚子殉難時。寄族伯蕊修書云。聯軍必至。非驕將亂民所能敵。都城如陷。誓以身殉。其詩云。死爲恨。鬼魂猶厲。命有中年。壽已多。以及間道。舊怨經喪亂。新亭還見泣公卿等句。悽涼慘淡。沈痛已極。幾令人不忍卒讀。按之武昌舉義。各省響應。絕未聞有殉節之臣。於此可見人心已失。不可挽回。清之不國。豈偶然哉。又其臨終遺筆數則曰。王師退楊村矣。此意中事。雖然。鐵珊忍見外兵之入。今日主憂臣辱。實不可再活。迴望白雲。寸心愧痛。如鐵珊者。無用之人。不才之子。何多活爲。

鐵珊棄毋不養十餘年。乃千古第一不孝之人。今乃自伏不孝之罪。故自殺。非爲效忠。

也。此適值其時。恐人誤曰忠。故辯之。按其語意。學理精深。而諷世尤爲婉轉。夫死生關途。士大夫多未明瞭。彼臨大節而不可奪。已足超邁羣倫。而反自明爲伏不孝之罪。并非效忠。今世之所謂革命巨子。本爲攘爭權利。乃競競焉以爲福國利民。其不見笑於死者幾希。

朱道人

朱道人者。不知何許人。有故人宦於京師。忤權臣意。罷職。道人訪之。治酒共飲。時秋。兩打窗。一燈如豆。某歛。歔。失意。不覺切齒。道人遽起曰。姑待我十步以外。忽迷所往。某翹首天明。悵然凝想。覺有物翩躚而墮。則道人也。曰。渠惡未盈。殺之不可。吾以銅槌碎乘車。亦禱其魄矣。遂去。京師大索十日。而不得。聞有人於吳越見之。一笠一屐一布袍。聚妖童豔女爲宴樂。出黃白纒纒然。不測所自來。又喜作書。行草有奇趣。

連書樵二子

連書樵尙書二子。長文冲。字冲叔。次文澂。字夢清。冲叔庚子出爲江西知府。初爲御史。其疏褒義和團有曰。童子執干戈以衛社稷。其後爲外國要挾罷官。夢清落拓天津。爲

新聞生涯。上海梨園所演黨人碑。乃夢清次其事。汪笑儂審其音也。

范承謨百苦詩

琉璃廠畫肆博古齋祝華封者。以孝聞。教子成立游泮。非尋常市井人也。數年前曾得一康熙十二年時憲書。書內字蹟皆滿。大小濃淡亦各不同。行款欹斜。乞無端字。紙之背面亦皆有字。甚至以香頭畫字。詳其文義。多幽鬱憤怨之詩。無年月。無名字。蓋收買卷軸時所夾帶。姑置之。莫可得而考也。不數日。又收一冊頁。乃顧亭林先生楷書。卽譯此時憲書詩稿。一字而不一遺者也。乃知爲閩督范公承謨爲耿逆幽於土室。凡五年所作之百苦詩。祝因裝爲一匣。以重價售之。借憲書兩面有字。不可祿也。考范公遇害在十六年。耿逆敗歸降時。此書何以不遭兵燹。得至亭林先生手。爲編次審定而重書之。又百數十年而流轉都門。旣分復合。安得不謂之鬼神呵護耶。觀於此者。知天地間無適然之事。可以勃然興矣。

神回

湖俗人死後。延陰陽生爲測魂魄升降之高下。魄降若干丈尺。卽得若干日。其日謂之

煞日。云死者於是日歸家。有煞神隨之。孝子慈孫。輒以死者屬纊所服衣冠。假爲形狀。號泣而奠之。謂之接煞。亦曰神回。按回煞之說。自唐有之。吹劍錄。唐太常博士李才。百日忌。歷載喪煞損害法。然知禮者不當從也。

不解

昔年陳立秋侍郎名蘭彬。出使美國。有隨員徐某。夙不諳西文。一日持西報展覽。頗入神。使館譯員見之。訝然曰。君何時已諳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諳。譯員曰。君既不諳西文。閱此奚爲。徐答曰。余以爲閱西文固不解。閱諸君之繙譯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閱西文之爲愈也。一時傳爲笑柄。

于式枚

賀縣于晦若侍郎式枚。爲陳蘭甫京卿入室弟子。自大鴻臚提督廣東學政時。督部爲西林宮保。頗相得。丁未改學政爲提學使。西林卽密奏侍郎任之。而侍郎不知也。一日侍郎往詣西林。故事督部督學平行。輿進中門。直抵大堂。是日門者拒之。謂須換帖來。侍郎乃折而返。侍郎博極羣書。弱冠卽爲宿儒所畏。丁未廣東師範學校校試。樂清高。

心博廩生時主講是校。出西北輿地題。頗本新民叢報之說。侍郎閱之。卽曰。卓如之言。雖如此。然考某書某書。尙有異論。所舉原原本本。略無遺滯。西林旣內陞郵尙。卽奏侍郎內用。西林復出。侍郎亦不容於內。乃拜考察憲政之命。及慈禧崩。謚爲孝欽。侍郎疏言。欽非后謚。歷舉往事爲證。二十年以來疏奏之體。日下。獨此疏詞旨斐雅。

世界之奇鐘（一）

德國柏靈工藝廠門首。裝置時鐘一具。其體之大。殆可於全世界上首屈一指。承造者爲柏靈著名鐘表師留特爾君。其鐘之面周一百四十五尺。徑四十八尺。而兩針之重。計有百磅。其鐘擺每一動。則長針移行半寸許。每星期行十二里之遙。尤可貴者。此鐘四周。附以華美法英俄日比奧意諸國之時計。故問此鐘者。可以知本國之時刻。并可知地球各國之時刻。校對準確。絕少錯誤。誠偉製也。

世界之奇鐘（二）

美國斐辣代斐城有一大白鳴鐘。鐘面直徑約二十三邁當。指分針計八百四十四枚。重二百餘斤。長凡三邁當。有奇。置於一百六十四邁當之高臺上。矗立雲霄。窺視不明。

復設電氣燈多盞以燭之。

世界之奇鐘(三)

俄京聖彼得堡之鐘。爲故白侖斯韋公加爾斯所鑄。後白公遺命贈之瑞士聯邦。此巨鐘有九十五面。同時顯其情況之見於地面者三十種。除地球之繞日運行外。爲月之情狀。十二宮之記號。北半球五十餘星。過子午綫之道。與據格里穀(羅馬教皇所定之歷)希臘回教及希伯來歷。其自瑞士分析運至俄國也。整理二年。而諸物始復舊觀。

里諺似樂府

里中謠諺。有音節極似古樂府者。小兒謠云。『一個星不成丁。兩個星不成角。姑娘竊米阿嫂咤。咤得烏雲潑潑飛。妹妹上杼機。杼機鴉軋響。日日織布兩三丈。』脫口流利。真成天籟矣。

丁小疋

丁小疋先生杰。歸安人。少以清苦建志。家貧不能得書。日就書肆中讀。自朝至晚以爲

常肆主閱之。爲具食。不食也。久之。博學多通。應鄉試。以策問大戴禮所對獨精。遂中式。入都。交朱竹君。盧召弓。戴東原。程易疇。諸君子。學益進。聚書益多。通籍得縣令。以親老。乞爲儒官。所藏書皆審定其句。博稽他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孫頤谷侍御。志祖嘗戲之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復詮次。奈何。鄰先輩相傳。先生最寶愛其書。每厚糲黏紙八九層。爲面葉底葉。見者輒笑曰。此丁氏藏書也。

酒保

有客某。到一酒館。欲取美味。先以小洋數角給酒保。曰。此錢賞爾。有何佳味。可卽實告。酒保附客耳。低聲曰。此處實在不佳。先生還是去別家的好。

者個

增韻云。者。此也。凡稱此個爲者個。是也。

張文和公軼事

清憲廟一日諭廷臣曰。州縣爲親民之官。州縣好則天下治。朕思三晝夜。惟有盡撤天下州縣任。而以部院筆貼式補其缺。爾等以爲何如。諸臣無不頌聖者。獨張文和公默

然上曰。張廷璐何得無言。廷璐對曰。以皇上天縱。尙須竭心思。至三晝夜。况臣孱昧。豈能驟省。乞假三日思之。上曰。如爾所請。三日後回奏。至第四日丑刻。卽詣樞廷。上逆計其早至。召入。廷璐奏曰。州縣爲親民之官。民者百姓也。臣思治百姓之官。總須做過百姓者。做方好。上撫掌曰。妙爾休矣。須臾衆至。廷璐與同直俱召。上卽以廷璐之言宣示廷臣。諸臣又莫不頌聖者。嗚呼。公真有回天之力矣。

龍么妹歌

陳雲伯先生頤道堂集中。有龍么妹歌並序云。么妹。龍氏女。黔中土司龍躍之女弟也。躍祖某。爲黔苗豪族。方吳三桂據滇日。檄諸苗策應。某獨與抗。滇平論功。賜總兵官。爲諸苗長。四世至躍。秩遞降爲千總。嘉慶二年。教匪由楚入秦。蔓延黔中。督軍威勦侯勒公。檄躍赴軍。躍疾作不能行。么妹乃率三百人詣督軍營聽指揮。戰屢捷。是年八月十五夜。攻南籠。深入賊巢。擒渠王囊仙七緒鬚等。督軍所遣八路軍。么妹其一也。南籠賊平後。軍威大振。而么妹之名。播於全黔矣。在軍中半載餘。所斬賊至衆。嗣勒侯移鎮。撤兵。錄躍功而重賚么妹。遣之歸。大興舒鐵雲。孝廉在侯軍中。親見其人。雪膚花貌。如春

月初升。年約十八九。鬢妝窄袖。翩若天人。弓衣劍飾。金繡錯彩。遇敵則躍馬奮進。三百
 人自成一隊。退則獨結一隊。部伍有法。或軍中議事及公讎。則揣摩賊情。議論洞達。雖
 宿將無以過。軍中比之秦良玉云。孝廉黔中雜詩載其事。余因作歌以紀之。羅旗金翠。
 翻空綠鬢雲。小隊弓腰束樂府。重歌花木蘭。錦袍再見秦良玉。甲帳香濃麗九華。玉顏
 龍女出龍家。白圍燕玉天機錦。紅壓蠻雲鬼國花。小姑獨處春寒重。巫峽雲閒不成夢。
 喚到芳名祇自憐。前身應是桐花鳳。一卷龍韜薦褥薰。登壇姬媵自成軍。金卸臺榭森
 兵氣。玉砮闌干起陣雲。昔年叛將滇池起。金馬無聲碧雞死。水落昆池戰血班。多少降
 旛盡南指。銅鼓無聲夜渡河。獨從大帥挽天戈。百年宣慰家聲在。鐵券聲名定不磨。起
 家聲。夔千夫長阿兄。意氣凌雲上。改土歸流近百年。傳家猶寶雲台丈。雪點秋花走玉
 驄。李波小妹更英雄。星馳蓬水魚婆箭。月抱羅洋鳳女弓。白蓮花壓黔雲黑。九驛龍場
 墩。烽逼一紙飛書起。段功督帥羽檄催。軍急阿兄臥病未從征。阿妹從容代請纓。元女
 兵符親教戰。拿龍小部毒埔燈。紅玉春營三百騎。美人虹越鴉軍避。戰血紅箕映蝶裙。
 軍符花。鑿鴛鴦字。秋夜談兵綉。鏘涼白頭老將愧。紅粧圍香共指花。鬢市趨雲爭看雲。

驪。娘。敵。中。妖。女。金。蠶。蠱。甲。杖。彌。空。騰。白。羽。金。虎。宵。傳。羅。曼。刀。紅。螺。夜。演。天。魔。舞。八。隊。雲。
旗。夜。踏。空。擒。渠。爭。向。月。明。中。晉。陽。掃。淨。無。傳。箭。都。讓。簫。娘。第。一。功。春。山。雲。滿。桃。花。路。鑄。
銅。定。有。銘。勳。處。八。百。明。駝。阿。澁。歸。三。千。銅。弩。蘭。珠。去。當。年。有。客。賦。從。戎。親。見。猿。仙。玉。帳。
中。珠。髻。翠。眠。天。人。樣。艷。奪。胭。脂。一。角。紅。軍。書。更。有。簪。花。格。蠻。箋。小。帽。珍。金。碧。誰。旁。相。思。
寨。畔。居。鈴。名。紅。軍。芙蓉。石。功。成。歸。去。定。何。如。跳。月。姻。緣。夢。有。無。惆。悵。金。種。花。落。夜。丹。青。
誰。寫。美。人。圖。

人壽短少之原因

俄國醫學博士謂今人之所以早死者。由於生活不宜。及祖先所遺傳之惡性。及體內存有不用之機關故也。如盲腸之端。常致招病而死。且老年之死。往往由內部細胞之衰弱。若能強壯其細胞。除去其不用之機關。則人壽可至百四十歲也。

蔡乃煌軼事

蔡乃煌。廣東人。略有文名。善於試闈中。爲人捉刀。數致千金。某年秋試。有某巨富以五十金屬爲其子搶替。而乃煌自望於此科中式。復不舍五千金。已諾之。取其金矣。乃自

爲流言。謂某人今科請蔡某搶替。並於入闈日大揭貢院壁上。某見揭。不敢入闈。而乃煌果於此科中式。某向乃煌索回資財。則曰。吾本爲若子入闈。若子自不入闈。故吾得微俸中式。安得復來索回耶。人亦因此鄙之。

左宜之

前清左宜之以庶吉士散館。得浙江知縣。年僅踰冠。始請某巡撫。巡撫視其年甚少。謂之曰。何不且在家讀書。亦來此宦海嘗滋味耶。知縣答曰。某頗願留館讀書。奈皇上命某來耳。

貴福

貴福殺秋女士觀後。不自安於越。乃運動當道。移知衢州府。衢州之人。復電政府嚴拒之。貴既不獲逞。乃親走京師求他調。俄得甯國府命。政府接皖北來電。日以數百計。皆拒貴福者也。貴至是始大失望。貴在京。寓護國寺。寺僧某亦皖人。矚貴之亡。爲書一聯於其齋扉曰。貴福竟貴。甯國不甯。

規規矩矩

某生性鈍。一日至書肆購書。問買何書。曰。如余同學某之書也。曰。汝同學讀何書。則茫然無以應。次日。問其同學。復至肆。曰。買詩經。肆主人以昨日之故。問之。曰。是關關雎鳩乎。曰。是規規矩矩也。買物而有不規規矩矩者乎。蓋蘇人之讀關關雎鳩。與規規矩矩者。亦如匡人之視孔子與陽貨也。當時聞者。莫不哂之。後讀之。始恍然大悟。

賤種

有西人問某君曰。我西人種族。有貴種賤種之分。君能辨別之否。某君對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國。雖寄居日久。質體不變。其狀貌一如故我。此貴種也。若一到中國。寄居未久。忽爾質體一變。碩大蕃滋。此賤種也。某君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國。凡百食品。其價值皆較我西洋各國低賤數倍。凡我賤種之人。以其價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國未久。質體大變。肉纍纍墳起。大腹龐然。非復從前舊觀矣。

失婢詩

白樂天失婢詩云。宅院小牆卑。坊門帖榜遲。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

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惟有月明知。詩止罪已。而不責婢爲淫奔。用意良厚。末句尤深。所謂想應只在秋江上。蓋本此。劉禹錫和云。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分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卽隨劉武威。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便覺插寫發露矣。

女子之禿頭

英人威亦斯氏。多年寄居巴黎。專門研究人之頭腦。據云。今後五百年內。歐洲婦人皆將變爲禿頭。現今婦人之頭腦。較之昔日。其發育之度。非常增加。然因其智力之活動。最爲努力。其結果使頭髮日漸稀薄。故有名婦女。大抵皆藉假髮以飾儀容。

直吹橫吹

常熟歸少詹。性頗渾穆。於一切玩具。不甚通曉。嘗之維揚某氏。有簫笛掛壁間。少詹取笛直吹之。其僕曰。此當橫吹。既又取簫橫吹之。其僕曰。此當直吹。少詹方誤以爲一物也。嘗其僕曰。汝給我耶。既說橫吹矣。何又說直吹耶。

安重根軼事

亡韓之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人知其爲愛國男兒矣。然其先極不愛國。重根

之祖。曾爲觀察使。父亦進士出身。有聲鄉里。以世家之子。幼不喜讀書。舞勺而後。父卽不能約束。聽其浪蕩而已。年長父歿。母仁慈。愈無忌憚。家產傾之過半。有二弟。弗與較。伊籐統監韓國時。重根猶在醉夢中。愛國之言。格格不入。嗣因境遇稍艱。交游日寡。獨坐無聊。購新聞紙閱之。見伊籐逼訂之條約。爲之大憤。造訪新聞記者。復面述伊籐強橫之事實。遂立以救亡爲己任。未傾盡之家產。與二弟析之。賣其所有。爲組織義勇隊之資。然國內難於舉事。囑二弟善事老母。棄其妻子出走。俄傾之浦鹽。遇李範九。結爲同志。自以才不如範九。甘隸其部下。蹉跎復蹉跎。歷三年之久。絕無建白。此非重根之咎。人心日死也。偶至海參威。聞伊籐有滿洲之遊。乃以一擊爲快。直趨哈爾濱。成功於俄頃之間。及其繼也。從容就死於旅順。年三十一。嗚呼。人之不可測也如此。

銀瓶井亭

杭州精忠里。有銀瓶井亭。湖壖雜記。謂武穆季女當武穆被難。女欲叩闕上書。邏卒攔止之。遂抱銀瓶墜井而死。故俗呼銀瓶小姐也。閩中摭聞。岳武穆幼女許配高東溪。登四子武穆被收。遂抱銀瓶赴井死。世傳銀瓶小姐是也。案東溪漳浦人。亦以忤檜削官。

徙容州死。朱子嘗疏請褒之。樵書。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按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承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俟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陀粹編。則銀瓶殉父之孝。寧不經御旨褒贈。宋史或疏闕不載。倦翁爲武穆孫。而逕沒其姑之孝節。有是理耶。承祚不知卽東溪四子否。若然。則幼女卽安娘。無抱瓶死事明矣。故趙儀姑女士南宋宮闈雜詠曰。流傳謫語。競稱揚。墜井鳴冤。事可傷。怪底荆駝家。乘在銀瓶不紀紀。安娘蓋亦辨其妄矣。豈有他女子死其處而附會之耶。然數百年亭榭翦然。過者必指畫爲孝女井云。

以五等封易一翎

清康熙間。福建提督施琅平定臺灣功第一。詔封琅靖海侯。世襲罔替。琅疏辭侯爵。懇照前此在內大臣之列。賜戴花翎。部臣議在外將軍提督。無給花翎例。聖祖特旨賜戴。以開疆海外。削平僭僞之元勛。賞翎弗及。以澤延後世。巍巍五等之崇。封願易一翎。而格於廷議。當時之重花翎如此。

洋先生傳

洋先生。太平洋人也。其父吃洋行飯。故洋餉極多。洋先生先入南洋公學。讀洋書。寫洋字。穿洋服。戴洋帽。學洋人。未幾。洋先生欲出洋。其父洋洋得意。送之。見洋船已開。乃望洋而嘆。眼淚汪洋。洋先生出大西洋。至洋國。學洋行學。於是居洋房。走洋街。說洋話。娶洋婦。生洋子。蓄洋狗。善放洋屁。無何。竟死於外洋。

喪中成婚

某氏子父死未幾。遽行婚禮。時人有嘲之以聯者。曰「魂兮歸來。報道佳兒得賢婦。」
「弔者大悅。會看孝子作新郎。」可謂善於諛矣。

新婦遺溺詩

有新婦夜遺其溺者。一人爲詩嘲之。曰。丹青不用目。成龍夢裏頻。頻告出恭。智伯有頭。無可用。沛公如廁不認。從非關雲。雨巫山濕。若決江河。大地通枕畔。忽驚郎喚醒。方知身在水晶宮。

德人迷信

德人謂小兒之體有長毛者。必不長成。手有短毛者。長成後必富貴。頭頂有二旋毛者。

成長後則多幸福。過此則不祥。

營卒趙某妻

前清軍界。剪髮易服。凡軍人均須髡留其半。有營卒趙某者。歸令其妻代爲薙之。其妻誤爲盡斷之。趙大怒曰。誰令汝如此剪。偷上官追問。如何對答。其妻詠七絕一首以謝之。曰。落手驚將短鬢搔。三千髮。匪黯然。銷願爲天下。除煩惱。都付阿娘。一剪刀。女中有如此氣概者甚少。然其因事諷夫者。亦可謂至矣。若趙某之妻者。其亦梁鴻玉之流亞歟。

電學家之煙癮

愛的森君。年僅廿六。所造留聲機器。頗著名譽。於電學一科。尤多發明。曾赴美國賽會。得優等獎憑。然其烟癮極重。每日須吸一打。若在研究學理時。須增至三打。據云。自幼吸煙。遂成習慣。幾與飲食相等。惟身體健旺。并不爲害。其祖父酷嗜烟餅。享壽一百三歲。想亦別有吸法。不似中國人之盤担於燈榻間也。

續對

浙商某愛建溪山水之勝。月夜停舟溪側。立橋注視。忽作一聯。獨立小橋。人影不隨。流水去。更欲續完此聯。竟不如意。徬徨終夜。思窮而逝。嘗於月夜隱隱作吟咏聲。殊覺苦狀。後一詩人過此。稔知此事。遂續云。孤眠旅邸。夢魂曾逐故鄉來。

得勝廟

廣州北門外二里許山巔有二廟。曰東得勝。曰西得勝。東得勝廟爲尙耿二王駐兵處。後建廟紀功。神像都塌。有大鐘一碑一。皆鐫紀功辭。廟門外多野冢。又大礮縱橫無數。云咸豐時所用也。

茶窰尿鼈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窰二字坊本誤刻茶龜。以窰與龜筆畫相近也。集韻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何太史義門見之。笑曰。此正好用對尿鼈也。俗以溺器爲尿鼈。太史蓋戲之耳。

愛國歌

清光緒壬寅年。張文襄督鄂時。舉行孝欽皇太后萬壽。各衙署懸燈結彩。鋪張揚厲。費

資鉅萬。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致軍界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時某君在座陪宴。謂學堂監督梁某曰。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某曰。君何不試編之。某君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諸君願聞之否。曰。願聞。某君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譁然。

陳淑華

洞庭施某。讀書能詩。隱身商賈。轉販金陵。寓通江橋。隣右陳姓有一女。名淑華。質性溫柔。好觀漢魏詩。寡居於父家。施某見之。挑以詩云。何事佳人倦。妝束含情獨倚闌。千曲桃腮未肯露。輕紅柳眼無由轉。微綠惜艷應須羯鼓催。吝香若待新詩促。也知不是怯春寒。故欲遲開期。杜牧淑華見之。每於施某留情。盼不能已。施又餽香花餅并詩寄之。云。偶會移權過閩溪。覓得龍團幾片齊。味苦不堪陪蔗液。特來緣此作階梯。華隨和云。君分仙茗過荒溪。猶勝人參芍藥齊。不覺清風生兩腋。蓬萊何必問丹梯。施某愛其才貌。欲娶之。又念已有室家。且合之不正。足妨名譽。竟作詩以絕之。云。殘花不折却空還。自笑渾如醉後看。過眼紛紛紅雨散。傷心片片錦雲寒。漫勞微笑窺珠箔。不用含情倚

畫闌回首。天台春寂。莫瓊枝碧草。路漫漫。華見之亦絕望矣。

茹素延年

美國康內的克省有華特者。生平茹素。今雖年逾古稀。而健步尙如少壯。嘗登廣告。請人與之競走。略云。願來競走者。不拘年齡。亦不論距離之遠近。均可應命。蓋華氏戒葷節食。深得養生要訣。日僅食餅乾麥乳粥及落花生製成之酪。計一星期膳費只五角耳。

雙蝶亭

雙蝶亭。在廣西鬱林州北驛路口。傳爲明代別駕金某所建。鬱林地多瘴。金官此。妻妾相繼物故。金痛悼殊甚。後罷官北歸。扶雙柩同行。至嶺下。日色亭午。炎敲殊苦。與夫息肩小憩。金擇一旅亭門外。坐石上飲酒。忽兩蝶翩然來集。肩上久之不去。金心異之。舉杯祝曰。非吾妻若妾之魂乎。果爾。請下飲此酒。祝畢。蝶果飛下。集金指間。以鬚濡酒。移時。與夫促行。始飛起。然猶繞金數匝而後去。灼然知爲相依戀也。既又擢牧此州。乃建亭飲酒處。題曰雙蝶。數十年後。有士人某夜宿此亭。聞亭外有人吟詩曰。茫茫官海瘴。

雲昏悻。憔悴天涯。雙蝶魂。一片夕陽衰草裏。誰傳消息。到王孫。魂化韓憑。思歌子夜。亦異聞矣。

來懋齋軼事

來懋齋先生。蕭之西鄉人也。性慷慨有奇節。而家赤貧。鄉舉後。欲赴禮部試。而苦無資。斧奔走告貸於親故之門。親故以其貧也。望門投止。無一應者。既而曰。貸資恐我之貧。無以償。孰如成一會而等集之。(蕭人俗例。凡臨事乏資者。得邀親友七八人。各出一分於發起人立約。而次第發還之。謂之會。)庶次第償還。人之金錢。無虛擲之虞。而吾亦得從容措歸焉。於是復奔走於親故之門者數日。始獲七人之認。可然皆以情不能却。強應之。而心實否之。屆期。先生黎明起。掃庭。潔杯盤。具嘉穀旨酒以待之。詎知自巳而午而未日及夕矣。無一親友之足跡往臨者。有羣丐過其門。見先生家備陳。設羅盤杯。必有所謂喜事者。遂羣聚於門外。欲思得壻問之祭餘而飽腹焉。斯時也。先生憤火中燒。希望均絕。出謂羣丐曰。予家之設盛筵。非嫁非娶。實以部試期迫。赴都乏資。欲藉親故之集會輸資。應眉急耳。奈親故負我前許可而今食言。致吾之酒殺爲虛設。雖

然與其使魚餒肉敗。置地以飼犬。孰若供汝曹之一飽。汝等其各進就坐。吾爲東道而暢飲焉。羣丐遂爲登堂大嚼之。食已。謂先生曰。吾儕小人。蒙尊翁之錯愛。賜以酒食。固屬非分之寵榮。然一飯之恩。胡可忘者。今試問尊翁。由此達京師。需金幾何。先生曰。但使途無饑渴。而安抵都門足矣。羣丐起應曰。是區區者胡難之有。吾儕願護送達都。至次日。羣丐果至。或携行囊。或負書笥。或舁肩輿。擁先生以就道。途次以行乞之資。供先生之食。抵都後。羣丐各分道行乞。以所得資爲先生應試用。試後果捷南宮。得出爲某邑宰。循例還鄉掃墓。羣丐亦從之返焉。甫抵里門。親故之問寒溫表慶賀者。踵相接。而先生亦平淡視之。不介意。越數日。將赴任所。羣丐請從之。先生恐引羣丐赴任所。致干未便。却之。羣丐咸曰。尊翁作官自作官。吾等行乞自行乞。但使有效犬馬處。則吾等在焉。抵任後。各行乞於四方。絕不與先生相親近。惟昏暮一潛入署問安而已。時某邑多盜。先生抵任後。賴羣丐爲之偵探。而渠魁畢殲。戶頌安甯。由是政聲卓著。上峯將保先生升郡守。先生固淡於利祿者。遂以親老終養乞休。羣丐亦於是散去。惜未詳各人之姓氏爲憾也。

烏大經

乾隆甲午。壽張民王倫作亂。總兵孫惟一率兵勦之。衆寡不敵。巡撫徐績檄合省兵與河潛姚立德會勦。戰於柳川。賊衆皆烏合。甚畏官兵。徐書生不暗軍事。令將軍器縛載後乘。倉卒遇賊。士卒皆徒手潰。宗室某首遁。徐避兵東昌。賊遂猖獗。進圍臨清。守將葉清。故武科子弟。善吟詩書。擊窠宇。倉卒乘馬傷髀。署知州秦震鈞與參將烏大經任守城。立烽燧。造火器。及擊木礮石。曉諭居民。令分地守。賊屢攻之。火器驟發。斃死賊無算。賊首王倫對城張黃蓋。奏鼓樂。指揮其衆。烏公令敢死士數人突出擊之。幾獲倫。後舒文襄公赫德率禁旅救之。圍始解。舒公召烏詢顛末。烏應對詳明。舒薦於朝。高宗召見。奇其貌。曰。眞將種也。洊擢至甘肅提督。終於任。

端月

玉燭寶典。秦避始皇諱。以正月爲端月。通考。晉王羲之之先諱正。古法帖中。謂正月爲初月。

爲百姓哭

陳文勤公世倌。相高宗十七年。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
霽顏聽之。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詳洪編修更生集中。

木生

明木生。涇字元經。以鄉薦入太學。將至都。道出土橋渡溪水。得遺扇於岸草中。上有詩
云。煙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桃花淺淡粧。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字畫似女
郎手蹟。因停車題二詩於短垣云。隔牆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
見。羅裙紅入那人家。紫蝶黃蜂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
逐水流。時士女嬉春。木詩蓋紀事也。越數年。爲部郎。休沐之日。偕僚友郊遊。偶持前扇
憩田家。老媪索扇視之。曰。此吾女物。前春日訪親。過溪橋失之。何由入君手。吾女尋扇
時。見二絕句。朝夕諷詠。得非君作乎。命女出。見顏色絕麗。木方喪偶。詢女未字。歎曰。奇
緣也。遂納之。

邵小村

前清邵小村。曾任某省巡撫。餘姚縣人。好習武技。能敵壯夫數人。其妹婿某君。技尤精。

乃父曾任封圻。幼卽距弛不羈。技誦之餘。喜學技擊術。有高出己上者。必造門過訪。殷殷請益。以是深得此中奧。力敵數十人。年十七。在京師。偶涉足平康。與一皇族衝突。約日擇一曠地決戰。屆期。皇族率臧獲十數至。某僅一人。以一足掃之。十數人者皆伏地。呻吟不能起。更摔皇族倒地。拳擊幾斃。因是繫刑部獄者數月。釋出後。折節讀書。足不出戶。未三年。聯捷入詞林。嘗夏日納涼庭中。強夫人並肩坐。突以左手攬夫人臂。右手把橋。聳身一躍。直登屋脊。人椅曾不少欵。俄復挾與俱下。中年知鄂省某縣。遇緝捕大盜。必躬親其役。以故靡不獲者。長官皆稱之曰能。然好色殊甚。偶外出。見民家有美婦。輒默記其門戶。夤夜踰垣用強。因而被污者不少。一日。又悅一小家婦。卽夕就之。婦驚而大呼。隔院有石工十餘人。聞聲持械至。卒被圍獲。士紳據以控省。遂鐫職。往來南北。一無所就。潦倒而終。爲某者誠美才。惜乎其未聞道也。

廖季平

井研廖平。字季平。初爲王壬秋入室弟子。其後學術頗與壬秋異。季平初治左氏春秋。後變而治穀梁成。穀梁春秋古義疏十一卷。其說以穀梁與王制相出入。嘗自謂與南

皮相國論左氏爲成條例若干事。其後章太炎調南皮。南皮出已所爲條例示太炎。而太炎左氏故成實竊諸己。此事謝旣量聞季平言。然太炎亦嘗謂季平治左氏實竊己說。近詢諸錢念劬。念老請南皮之讖太炎。實先見太炎所爲左氏故。謂有大才可治事。因屬念老致此人。時念老在南皮府中。念老求諸四方。得太炎於上海。與往湖北偕見南皮。時太炎稍稍有主張革命名。南皮不敢書見。匿太炎於念老室中。午夜屏人。見太炎談達曙。大服之。月致百金。留匿署內。而無所事。會南皮赴覲。後任爲譚巡撫繼洵。不敢留太炎。送二百金辭之去。太炎大怒。頗詈南皮矣。然則兩人殆閉門造車。出而合轍。固未相剽竊也。

齊次風

垂綏錄載齊次風侍郎。目光能矚一二十里許。嘗至杭。登鳳凰山。視隔江西輿渡人物。歷歷可辨。

詠雪詩

詠雪詩多矣。而蘇子美旣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二句。反不如天醫切茯苓。

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等語。猶足供人撫掌也。近日湖上某禪師亦有一絕云。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出。便是化痰丸。讀之尤堪絕倒。

省肥皂錢

廬抱經學士文韶。精於攷索。每朋輩小集談藝。學士仰而沈思。以手頻摩其面。同人戲語。此省皂脂錢耳。

某申

前清湖南有某大員者。佚其姓名。妄自尊大。最惡人之犯其名。故僚屬進見者。咸規避之。一日有知縣李某進見。大員問曰。某案如何矣。李曰。業已申郡。大員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李某對曰。此事斷然含糊不得。如卑職申郡守不理。卽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卽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三次不理申四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大員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

丐夢

浙西某乞丐。世家子弟也。後因衣食不給。流爲乞丐。雖于市街衢。而嗜好之心。不改於

昔一夕。借宿於某古廟中。夢醒之際。忽見蒲團上有一紙。拾視之。係發財券也。丐某喜出望外。遂叩破頭願。禱告於某佛之前。曰。如得萬兩。立刻重建裝金。如得千兩。年年香燭不絕。某佛果有求必應。賜下一籤。上上大吉者也。丐粗識文字。未讀竟而笑聲四溢。痴狂大足。走頭無路。二手二足。亂舞亂蹈。不知所措矣。一若黃金百車。盡在眼簾。恨不得破衣一換。而爲錦繡。瓦杯擲碎而易琥珀。又恐同黨中知而攘奪之。由是狂奔至市。見人猝問曰。頭彩開彩未。人皆以鼻嗤之。後遇一好事者。謂之曰。我知頭彩已爲汝獲矣。盡往上海去發現乎。丐某大喜。信以爲真。意欲乘頭等車至申江一游。又麻雀打野雞。吃大菜。坐馬車。哈哈。人說道我是花子。不料也有發財的日子。哈哈。我欲買盡東隣田屋。西隣桑園。娶妻生子。子便生孫。我之快樂。那個比吾得過。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哈哈。天有眼的。見我良心的。故賜我爲世間富翁。我今天領了錢來。便朝朝還願不誤的。誰知夢想顛倒。正在得意之際。忽來一紅面長髯者。叱之曰。咄咄豎子。妄想發財耶。飛足朴之。奪之而去。丐大驚失色。醒時猶哭聲不已云。

理財

昔年滬上報章。紛傳盛杏蓀宮保補授度支部侍郎。某往賀。及見。始知事出于虛。坐談間。某謂宮保曰。今日度支部爲財政關鍵。除宮保外。尙有何人勝任愉快。宮保欣然自抑曰。理財我不如張宮保。某曰。不然。張宮保不如宮保。保宮曰。於何見之。某曰。張宮保屬吏。至今猶是勞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宮保僚屬。卽一小繙譯。亦皆身擁厚貲。富雄一方。是以見張宮保之不如宮保多多。宮保聞之一笑而解。

風土詩

溫屬泰順居萬山之中地甚瘠苦前清縣令有黃俞者作泰順風土詩十首今錄其記憶者云蕭郊一望景淒然水瘦山窮別有天鷓面秋成猶乏食鷄衣冬至尙無絲杉皮蓋屋聊充瓦卵石堆牆不用磚撫字何由登衽席青燈剔盡未曾眠觀風問俗事多奇八月飛霜當說遲枯木雕魚供俎豆松光代蠟理絲機公人草履全無雅皂隸棕蓑亦大卑潑眼情形堪帶笑幾番欲笑轉生悲終日盤飧半饜壘數椽茅舍苦依樓亭無曲檻山爲壁署有危樓石作梯夜靜人喧羣逐鬼漏殘天曙罕聞雞只緣性帶烟霞癖收捲雲巒供滑稽陳情屢屢苦難辭耐淡甘貧強白支石圃種瓜肩負水荒園刪竹手編

籬。寥寥。數。友。稱。三。益。凜。凜。寒。窗。守。四。知。縱。有。奇。貪。貪。不。去。居。民。十。室。九。無。炊。松。聲。鳥。語。
日。諠。譁。不。羨。蘇。隄。十。萬。家。田。似。危。梯。全。靠。嶺。堂。如。農。舍。亦。稱。衙。市。中。每。遇。生。風。虎。竄。下。
常。鳴。叫。月。蛙。獨。坐。匡。牀。籌。富。庶。可。憐。無。地。植。桑。麻。其。散。句。云。半。包。冷。飯。行。三。日。兩。件。麻。
衣。過。一。冬。石。壁。圖。麟。惟。剩。影。琴。堂。畫。鼓。竟。無。皮。菜。根。鹽。缺。和。雲。羹。案。牘。燈。殘。帶。月。披。生。
童。慚。愧。三。千。字。吏。役。蕭。條。四。五。人。山。猿。引。類。偷。蔬。菜。野。豕。呼。羣。浴。稻。陸。五。月。披。蓑。常。擁。
火。三。春。播。穀。未。開。冰。所。叙。荒。寒。景。象。有。令。人。破。涕。爲。笑。者。真。不。愧。爲。風。土。詩。矣。

名聯

長聯極不易作。雲南昆明池大觀樓有孫髯翁題聯曰：『五百里昆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金馬。西翥碧雞。北走長蛇。南盤舞鶴。騷人韵事。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烟鬟霧鬢。更蕪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田園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結到心頭。把酒當風。歡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績豐功。費煞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橋。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霜鐘。半江漁火。兩行秋

雁一葉扁舟。豪氣縱橫。可謂絕唱。又某君岳陽樓聯。僅「大江東去」「爽氣西來」八字。亦頗確當。至於廟聯。佳者致不多覩。曾見二聯。一爲孫夫人廟曰。「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一爲武則天廟曰。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國衣冠拜冕旒。集句得此。允謂天衣無縫。尤妙在身分確切。毫不空泛。非尋常套語可比也。

古骨

美國阿拉斯加金礦中。近掘得一人骨。脛長三尺。頭大如斗。有兩大齒。長三寸餘。伸出吻外。據某地質學家推之。謂常在數萬年以上。惟不能辨其爲人爲獸也。

王文端公

海鹽陳太守漢。精岐黃家言。官禮曹時。樞相和珅召令視疾。太守咨於座主韓城王文端公曰。此奸臣。爾必以藥殺之。否則毋見我。太守謝不往。和疾之時。已保御史。乃出爲鞏昌知府。復以事貶知州。然文端爲乾隆朝名相。同官非人。何難臚列奸私。獨達天聽。明正其攬權誤國之罪。假手刀圭。恐涉詭詐。然和珅當日。以上公懿戚。手掌絲綸。久領朝班。非無小廉曲謹。而純皇擴寬大之度。屆髦期之年。政府相攻。懼傷聖意。公一時忠

憤激發。嫉惡若仇。容或偶爲此語。揆其心術。仍不失爲磊落光明。太守族孫其元庸閒齋筆記。亦述其事。則非無稽之言可知。

鄒一桂軼事

鄒一桂。字小山。以文學受清帝知。尤工繪事。至今雲縑尺素。人爭寶之。相傳其微時。好作狹邪遊。尤喜擺蕩。與梨園諸弟子相徵逐。度曲填詞。樂此不疲。封翁某。性最嚴正。屢戒勿悛。逐之出。不承爲子。小山飄泊里門。久之。困甚。倩人哀其父。少加憐憫。游說萬端。不爲動。時小山已爲諸生。因以携資應試。請封翁曰。子弟賢。貧賤何害。不賢。卽富且貴者。甯遂免若敖氏之餒耶。小山乃隻身北上。僅携一布被與俱。途間去被中絮。乘夜實草根敗葉放內。壓背隆然。詣旅邸求宿。翌晨。傾被中物於地。置被懷袖間。悄然扁門出。邸中人意資物在室中。必無他慮。不知小山已賺得一夕膳宿資。揚長去矣。長途轉徙。悉用此術。抵都。無所事事。仍溷迹於歌場舞館間。豪竹哀絲。一時並奏。見者固不知其爲失路之王孫也。都中聲伎居天下最。時崑曲盛行。好事者又率自置鞠部。引商刻羽。細入毫芒。小山之術。不足以並駕儕輩。漸遭是中人白眼。一日。清高宗傳旨進樂。酒酣。

以往。紛墨登場。自演李三郎羯鼓催花劇。宸衷偶愜。試一爲之。未必能一一協律。主器者苦不能稱旨。獨小山能隨其意爲節奏。抑揚頓挫。無不合拍。高宗大悅。供奉既頻。詢及家世。急使納監入北闈。並授意於主試者。聯翩獲薦。遂以一甲第三人及第。臚唱後。捷音抵家。其封翁猶嚴詞致拒。謂小冠子夏。或有同名之誤也。小山既登第。高宗每間居奏樂。不復以前事相浼。且時藉他事督責之。小山乃益刻勵圖報。卒致身清要。爲文學侍從之臣。而高宗駕馭人才之法。亦於此可以窺見一斑。所謂大略雄才者。亦不過如是而已。

說部亦有所本

說部雖鄙俚。亦顧有所本。封神傳本史記周本紀。水滸傳本宋史張叔夜傳。人頗知之矣。而飛龍傳宋太祖千里送京娘。希夷志宋太祖訪陳搏走失六鳥等事。皆出於宋人甲癸撫譚等書。

集芳班

蘇伶以集秀班爲最著名。同時又有集芳班者。聲名稍遜。而且色之研麗過之一日。有

人來稱狼山鎮衙門太夫人慶壽。持五百金聘之往。以舟來迎。晚泊海口。中夜揚帆而去。三晝夜抵一島。乃盜窟也。島中屋宇相連。中有巨第。堂中設虎皮座五。令羣優演劇三日。擇旦色五人。各據其一。餘俱閉入空室。日給兩餐。數月後。呼出。擇其曉事識字者。分派執管。餘則種地灌園而已。島中貨物山積。宰猪三十餘隻。每人給肉四兩。每逢朔望日。闔山人衆。均到絕頂廟內叩拜。中塑老人。如道士狀。髻長尺許。架上插大刀一柄。云前明福王時高傑部下參將也。高被殺後。引兵數千人。攜取餉銀。從長江直下。欲於海島覓一安身處。因素精地理。見此山風水絕佳。遂結營其上。義子五人。分作五房。相傳山中不得有一婦女。有則必敗。故如僧道收徒之法。每令其黨扮作客商。採買未十歲之幼童。派與羣盜爲子。自墾自種。已百餘年。所蓄甚富。從無劫掠之事。而財用不竭。旦色五人。已爲盜婦。班中人羣相安之。不作歸家想矣。其中有姚某。向在班中彈絃子者。一日偶步山麓。見海舟遇風泊其下。急登其舟。勸之速行。遂附舟歸。初班中人之去而不返也。羣疑覆舟於海。姚歸後。遂向同班中送信。始知爲盜所誘。計已七年矣。姚住晉門外。由斯弄。逢人每述之。

朱元璋軼事

俗傳朱元璋微時。遇相者曰。若鬚過腹時。卽爲天子矣。太祖飲而歸醉。以其言戲馬后。后一夜中以已髮接之。明日太祖醒覺。自奇之。亦殊無接痕也。

薦妾

有一富翁。畜妾七八人。未得一子。彼常悲之。一日有人來訪。譚及無子。其人拍膝曰。有良婦在閣下。請畜之。富翁曰。能生子嗣否。其人曰。弟保之。該婦人腹中已有六個月之胎兒矣。

講書

有塾師講書至康子饋藥一章。一徒問曰。不知所饋者丸藥乎。湯藥乎。師遲疑久之曰。據上文鄉人儺。似乎丸藥。據下文廡災。又似湯藥。大抵所饋者丸藥湯藥各半耳。

趙松雪小詞

趙松雪戲作小詞贈管夫人云。我儂兩個忒煞多情。譬如將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歡喜呵。將他來一齊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鍊。再調和。重塑一個你。再捏一個我。

個。我。那。其。間。那。其。間。我。的。身。子。裏。有。了。你。的。身。子。裏。有。了。我。

明眼

廣州丙午之颶災。先是有粵人旅香港者。謂人曰。不十日且發颶。吾見風頭在三百里外矣。已而果然。又聞有人能於越王臺巔。俛視行人。所張扇中細書。歷歷誦其句。臺高且二十丈。下察人僅尺許。不知何以竟能明瞭如此。

沈葆楨軼事

沈文肅公葆楨。以鄉薦紳。被旨爲欽差大臣。省大吏以降。皆畏且忌。藩署胥吏某。平日挾指上官。以刻蠹起家。與公有絲蘿誼。公素惡之。一日。以餉故忤公。公立逮之。至。數其罪。以軍法從事。方伯爲之哀請。公不聽。方坐堂皇。而封翁手書至。公置書案隅。且了公事後。治私事耳。卒誅之事。訖發封翁書。果爲某緩頰也。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於望天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照畫奸狀。檜墓在江寧某地。歲久榛蕪。曾爲

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特減其罪。惡檜也。

不走而飛之人種

新哥衣諾亞地方。蔽以瀞澤。舟筏不通之處。常有結草舍于木上。如猿獠木而飛行。絕不步行之人種。棲息其間。此人種貌類猿。腳部短小。美國人類學家。擬前往探察云。

徐班侯

永嘉徐班侯御史定超。篤於友誼。庚子尙書徐用儀。侍郎許景澄。太常袁昶。以不附端邸被害。赴難之日。三公不自知當辟。端邸召議事。三公皆朝服。既入。遂扃不得出。俄發詔獄。俄傳旨赴西市。御史聞之。往告太常家。又奔赴詔獄視之。及太常既被害。獨護其尸。視收殮而後去。庶有東京之風矣。

劍客

嘉慶初年。教匪蹂躪七省。不減明末流寇。有於潼關旅壁見一詩。記其四語云。誅奸頭已斷。斂積劍無功。下注云。余游雁宕還過此。值官軍與賊抗鬪。余口吐一丸。連鼻賊三十餘級。而官軍不知也。末云。太平閒煞我。一笑入雲中。其劍客而住太華終南者歟。

調戲

今人謂男子黷女子曰調戲。然宋高后謂呂大防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

黃仲弢

瑞安黃仲弢提學。初以湖北主考。陛辭請訓。德宗諭之曰。現在百姓困苦已極。皆朕不德所致。然卿輩亦不能辭咎。朝政非更張不可。卿此去宜極留意掄材。爲朕得可用之人云云。

老馬求售

人有以一老馬求售者。問客曰。先生欲此馬否。此馬強健。實可適用。客曰。此馬之健。吾早知之。若非壯健。久已死去。能如此老邁耶。

秀才過科歲考

科舉時代。士子入學後。以過科歲考爲最難。平居既不用功。而一旦考試期屆。則一等之望。又勃然起於中。於是攜籃入場。其潦倒之狀。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當其在場。凝

神搆思。索諸枯腸。空無所有。歷數小時之久。一字且不能下筆者。往往有之。譏之者恆以此之產婦之臨盆。余則曰。產婦臨盆。腹中尙有必出之物。而此輩不學無術。則腹空如洗。欲其下筆成文。不且較產婦爲尤難哉。

哭兒詩

婦女之情。出自天性。一有憂愁。形諸筆墨。莫不使讀者酸鼻。余記昔年在友人處見哭兒詩十首。今惟記二首。詩云。數年護汝愛。同花何處仇。人折我芽博得牀。前臨別喚一聲娘。罷一聲爺。一杯良釀奠靈床。滴向泉台哭斷腸。誰是酒漿誰是淚。任兒酸苦自家嘗。父母愛子之心。大多如是。世人誦之。得勿增其孝親之心乎。

虎與鼃

虎尾。其氣腥以羶。飢輒垂尾江邊。餌魚爲食。鱖鱉鯉。各種大魚。多爲所釣。岳州城故濱江口。有虎垂尾。餌魚。適有大鼃過之。聞其腥羶。遽啣其尾。虎甚痛。急聳身一躍。墮城堞齒間。虎在堞內。鼃在堞外。如負擔然。虎痛。尾愈擺。鼃之持之也愈固。天明。有人過城下。見而兩得之。以鼃擒虎有功。遂殺虎而昇鼃。縱於江。

糊塗叟

清之同治間。燕京市上有乞兒。人稱之爲糊塗叟。叟年六十許。鬚眉皓然。沿街乞得錢。旋散去。或悉至爆竹店買爆竹燃之。冬夏一葛。不冠不履。若狂若癡。故人稱之爲糊塗也。而實不然。叟嘗荷一葫蘆而行。凡食者用者。悉納之葫蘆中。向人自稱葫蘆叟。或疑糊塗叟爲仙。爭向求道。叟曰。我非仙也。且古無仙也。言仙者。率欺人之言耳。或謂叟昔嘗爲山西某縣縣令。以剛直遭大吏怒。屢辱之。欲置之死地。叟乃棄家而遁。叟自言則曰。棄骨肉而圖自全。我不爲也。或又謂叟爲魯之某邑人。少有才名。屢應試不售。憤而爲此。叟曰。我固無才。卽抱才不遇。亦常事。何憤爲也。或問喜燃爆竹何爲。曰。驚他夢耳。問宿何許。曰。隨處是家。問葫蘆重幾何。曰。此悶葫蘆。不可使汝等知也。好事者多與之錢。叟曰。多非我所欲也。取數文。其餘悉還之。取得數文。又或與他丐。或與路上兒童。舉止不定。時朝政日非。叟慨然曰。亂將作矣。此不可留。未幾。遂不復見。而莫知其所之。後三年。遂有庚子之變。

張某之饜飩

舊官僚張某。曾爲亡清潮官運局總辦。潮局爲閩省第一之美差。張亦以是暴富。既擁巨貲。卽講求飲食之道。惟酷嗜羊肝。縛羊破腹。取其肝入廚。肝登俎。羊鳴聲未絕也。又常取厚瓦片。炙令通紅。以鐵籠罩其上。執肥鵝置籠中。旁置椒薑醬醋二三碟。鵝跳號瓦上。炙掌凝脂。厚二寸許。渴極飲醬醋。則放以稍休之。約一日。又復縛置瓦上。如前。餒極則餒以薑椒。三放三置。鵝乃脫盡水毛而斃。取其掌炒食之。鵝身枯瘠如柴。棄而不食。因火所偏。膏精悉聚於二掌上也。向聞唐張易之兄弟嘗啖之。不謂近世乃有其同意者。吸啜民之脂膏。猶未饜足。乃試及禽獸之脂膏耶。張卒爲上官參撤。其子孫有爲乞者。

蛟

蛟產於山間。蟠屈土中。一年入地一尺。入至尋丈。則發水足以淹沒廬舍矣。樵人輒於雪後尋其所在。掘而食之。謂味甚美。且除災害也。必於雪後尋之。以蛟所藏處。其上獨不積雪也。亦異矣。

12
772250

- 1/10

82

180633